

重刻心史序



鄭所南先生不仕元義也。
然在宋時先生亦未嘗仕。
乃所以成其義也。儻已仕。
宋曷論官之崇卑顯晦皆

肯殉職以死難。而明人臣
之義。非僅僅不仕元三字
所能塞責矣。然唐宋入仕
之途甚廣。非若我
明之限士者隘也。而先生

之經綸文采。又饒足為進
取之資。夫仕易而不仕。學
優而不仕。則君平棄世。世
亦棄君平已。夫仕宋而復
仕元者。勿論已。不仕於宋

而仕於元。此竊人之恒情也。先生之不仕宋，固已豫定不仕元之念。蓋知宋之必為元也。勢也。而宋之臣子無可以為宋者。非惟不

能為宋。而且萌仕元之邪念矣。先生之不仕元也。正與其不仕宋之初念合。蓋先生之不憤不得仕宋。正所以憤他日之仕元者也。

於是先生有心史焉。不必
明言其某也。忠某也。佞某
也。義某也。不義。只據事直
書。詳署年月。而華袞斧鉞
之指已昭然矣。噫。此非先

生一人之心也。乃天下萬
世之人之心也。則其為史也
非僅宋末元初之史也。乃
天下萬世之信史也。宜乎
汪權奇原作者之心重為

淨本以傳。而其史之久近
隱見緣起甚奇。予友林茂
之。及權奇序跋已詳。予不
具述。而述其為大義者如
此。權奇名駿聲。予故人景

純之子。新安人。

崇禎庚辰歲孟秋之朔。郡
後學曹學佺拜手撰。

邦上強惟良書

影學曹學全執于錄
崇節東外處孟老一
然子子傳安人

心史序二百五十六平一旦為平文
天下有奇人始有奇事宗德祐間吾
閩連江鄭所南先生隱于吳門憤宋
亡國恨已無名位不能滅胡每有忿
懣輒見諸詩文又以明哲保身不敢
輕露蓋有感于歐陽桂之以詩被殺
而為其妾陸柔柔作貞烈傳恐身陷

其禍無益。亡國。誓欲留此身以報國。
讐不婚不宦。年已垂老。憲身沒而心
不見。知于後世。取其詩文。名曰心史。
用蠟封固。而函以錫。錫復函鐵。沉于
承天寺狼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載。
後人得見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
歟。果令今三百五十六年。一旦為予友。

君慧上人浚井而得之。其事尤奇。寺
僧多以釀為活。獨慧公酷好詩文。非
先生之靈自為呵護。即慧公是其後
身轉世不可知也。古有以石室金匱
委宛二酉。與夫孔壁汲塚。暫倉之藏。
未有沉之九淵。而不浸漬者。蓋天地
間萬物可與。惟有忠義之氣。託于文

字。亘古不化。雖五金之堅。亦易磨盪。
糜爛。先生之心。精凝結。雖不函鐵沉
井。亦不能毀。長弘之血。庶幾似之。是
先生之心。葬于水。使涵濯清冷。不染
胡塵。而剖露于。大明中。天之時。非文字楮墨也。不然。
安知此井不為桑田。不填而沒。靈物

神奇。其故可知。予何幸。垂老而適同
高鍾陵會府。得見于葉雁湖。民部署
中。共相驚異。雁湖鍾陵與予皆郡後
學。急謀較梓。以傳先生之心。友人汪
權奇欣任其事。雁湖鍾陵捐貲助成。
表章先賢。皆急忠義者。因為之序。
崇禎十三年庚辰閏正月望日郡後

學林古度撰

宋章太炎著
蘇香如
學意精
中興
高
新

宋鄭所南先生心史目錄

明同郡後學林古度茂之

葉益蓀雁湖

高拱京鍾陵

新安後學汪駿聲權奇同校

咸淳集一卷

大義集一卷

中興集二卷

久久書一卷



雜文一卷

大義略叙一卷

前後自序七篇

總後序後附七言律一首

自跋

盟言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自序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為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脩德備行粹。凡見於興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托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為聖賢歸本無作。蓋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騁於學。始文而

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頗有不
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以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讀
書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
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
終歸於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
人，委身汙下，誑辭欺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
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大。然後熟讀庄傳
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
百家之說，養其氣質，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

大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
之天，始無媿於爲文。若夫體制意欲新，語欲簡，
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勿流於鑿，庶不墮於綺
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
無涯。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
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良可歎息。詩之法祖於三
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
主以杜、蘇、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
激書史之涯，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

其體制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
高遠。迥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
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
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
蓋心之爲心。廣大於天地。光明於日月。不可以
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
幾乎。夫始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觀。法其行
之。思肖後質諸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
鑑古今人事之變。乃知我 先君子教我者。至

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下士遊。固嘗見盡法
度。議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遺之。故終身所
法。惟學我 父而已。敬述所受。以爲勸云。時
大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十七日三山菊
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畝得無憂。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潯。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越州飛翼樓

飛來絕頂上。流盼入無垠。國土東南瀾。山嶺今古新。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直欲蓬萊去。因風問大鈞。

書懷寄孟耐翁正傳

弓治學不就。悠悠信所之。坐看浮世夢。吟白少年髭。樹冷巢營鵲。山晴角解麋。覩茲歲人時。而我獨何爲。

山中聞鶴

涼夜坐巖石。飛來白鶴鳴。星流銀彈過。月碾玉輪行。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欣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

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

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山疊千層樹。花連四望春。舊年同笑語。今日獨登臨。

重題多景樓。時逆賊劉整圖襄陽。已六年。無力可爲用。登樓欲斷魂。望西憂逆賊。指北說中原。糧運供淮餉。軍行戍漢屯。何年遂所志。一統正乾坤。

送人之官

爛醉擁貂裘。揮鞭跨紫騮。客途寒色重。邊地月

華愁。旌旆開前道。江山指別州。相逢俄作別。滄海一虛舟。

僧房夜坐

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梵夾金銷字。經簾綵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煮春芽。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

頤者遠山

寄友人

御街暫分手。相憶兩相望。生意隨春動。新詩入
夢香。九天饒雨露。一水貫蘇杭。地控衣冠會。聲
名日日彰。
別故人
拍馬又登程。餘酣尚未醒。曙蟾消淡白。秋漢覆
空青。江走游龍勢。山蟠睡虎形。飄零母感歎。天
地亦浮萍。

就泛省留別

歌聲送晚酒。忽忽頗快青。霄志已通。燈火幾年
成舊業。文章今日試新功。九天宮闕春滅。曉萬
國輪蹄輦路風。每念蒼生受辛苦。願為霖雨白
雲中。

夏駕湖晚步懷古

吳王夏月車駕避暑之地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
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
歌聲斷晚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荒蕪頽草

積煙

睡覺有懷寄王梅塢垓

向年治亂屢興懷。此日清閒獨把杯。千古英雄人。不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淒涼誤鳳來。須入山林了生死。莫將心迹付塵埃。

送人之行在

歌斷陽關奏暮笳。東風吹客向京華。三更舟度淞江月。一路春連上苑花。地逼星辰黃道近。山

環宮殿紫雲斜。茲遊歸計須宜早。莫遣相思夢遶家。

飄零

飄零書劍十年吳。又見西風脫畫梧。萬頃秋生杯後興。數莖雪上鏡中鬚。晴天空濶浮雲盡。破屋荒涼俗夢無。惟有固窮心不改。左經右史足清娛。

懷歸

突兀高樓落照間。此身迴出俯人寰。客心不逐

年華老。詩興何曾月夜閒。峽水流歸天際海。淮
雲飛度浙中山。杜鵑啼後歸舟發。只有春愁滿
載還。

南山老松

凌空獨立挺精神。節操森森骨不塵。半夜波濤
驚鶴夢。幾番風雨護龍身。心貞寧受歲寒變。氣
老常涵古意新。終見取爲梁棟去。紫煙空鎖碧
嶙峋。

即事

河朔杯多席莫逃。碧筩製酒飲兒曹。雨餘地潤
南風爽。秋近霄涼北斗高。月下夢歸吳苑路。天
涯心遠浙江臯。靈均仙後無人怨。誰肯明時賦
續騷。

訪隱者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
無行路。樹上寒猿剥鮮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

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裊綠雲斜。倚欄看過
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樽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
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

人老去。春風歲歲闔閭城。

贈老王道人

會宴瑤池王母家。瞳方鬢黑臉凝霞。休將甲子
來相問。知見蟠桃幾度花。

書蘭亭帖後

千載流芳禊事餘。鼠鬚羊法重璠璣。晉人多喜
清虛話。不及蘭亭一紙書。

湖上漫賦二首

蘚厓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斷禽聲

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其二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
高峰頂。跌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
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

詠懷三首

讀書陋巷中。愚直與時忤。一鶴仰天鳴。志不在

塵土。有懷諸葛公。默然不發語。後世無斯人。清
風激千古。

其二

居屋雖不大。終日心閒閒。口誦聖人書。立身仁
義間。俯仰無愧怍。茲道誠爲難。君子常進德。小
人偷自安。

其三

驅車欲出門。獨立眺虛曠。恣意杯酒間。舞劍心
悲壯。雖在寂寞濱。心實千載上。天堦固寥廓。亦

當定所向

吳江垂虹雨後觀荷
睡龍瞪目開射光馮夷宮
翻身弄變化噴水濕
洪濛浪花捲寒雪斜噴清冷風
雨歇龍歸來波
心卧晴虹淨洗秋色出
霽景涵青空爍爍錦炫
畫新綠妒嬌紅濕香吹不飛
戀抱花心中醉面
仰天笑月照三吳東

虎丘

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脉
裂透千仞深嵌空削

蒼壁山潤石乳甘秋冷鐵花碧
闔閭雲空愁銀
虎去無迹蛟龍鎮竒險
拱護梵王宅

寄蕭梅初二首皆吾

韞匱玉未售妄想夜生夢
風霜鬢鬢鬢談笑氣
瀕洞上天宮闕高凡身血肉重
顧影無其儔一
呼四壁動抱茲忠義心
慚與猿鶴共

其二

鴈聲杳然來壯心惕然躍
委身坐枯靜飛語訊
冥漠曾學屠龍技
豈授龜手藥學成無所用
舉

世亦錯愕孰云方寸微。天地入籠絡。春濶花無邊。雨驟雲不薄。不齊臯夔肩。當跨孤飛鶴。

觀雪

吾獨愛觀雪。心與雪同色。清興匝空朗。或語或時默。李白有狂才。飛筆寫無極。驚倒天上人。世間曉不得。

古詩三首

羊田不豐年。百巧皆畫餅。宿火潛永耀。奚慕脫囊穎。汲古飲玄味。至妙終身領。虛懷抱空明。爽

語吐清冷。不將白日身。浪走紅塵影。何當踏雲飛。始信驂騑猛。

其二

醉歌京華春。行邁心搖搖。孤雲未致雨。隨風南北飄。王國天地極。幹運四海遙。城中百萬戶。飛簷挿紫霄。傾金買諛嘍。仰面氣宇驕。不重讀書人。研苦坐寂寥。我欲封綠章。天門高岌堯。豈抱浩然氣。長年而漁樵。

其三

蒼蒼碧玉盤。烏兔東西馳。一氣母群兒。各弄性情妙。雷動蟄龍飛。天老哀猿弔。俯首問洪濛。萬古一長嘯。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霄露華浴萬宇。暑神欲駐難徘徊。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卮發越清竒。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

神氣紛紜為液神槁矣而告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沉。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瞳炯歛。夜不瞽。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辭淒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藏飛出白玉鼓。

春歌

去年秋日作秋歌。今年春日奈春何。徃春疊疊疊萬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三

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駕。紅紫茸茸爛如纈。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祇片時。弄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湛無邊。流光瀕洞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雲長耳老聃。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搗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爲無量劫前之祖。今生精魄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丸。赧塵土。偶然而來託爲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詡詡。少焉矚之。已化爲古。胡爲墮影黃。

泗浦獨坐。脩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茫茫百歲劫。劫太極長。我來濯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顛狂。醉筆作點字不訛。宛然蒼蛟老蜃勢相拏。

琴女行并引

別本無極字

有鄰家女。歲未笄。黠兮容鄙。舊習之汙耳。慕古意於無窮。鼓幽寂兮曠宇。生風孤思。貞潔兮月走碧落之方中。於是時兮身若不肉。冷然飛仙。遺雜響於衆聽。抱孤清而獨妍。彼冰雪之潔兮。奚顧芬菲。分春而爭憐。輒引而賦。

嫦娥開殿當高青。白光染夜生空明。望中泠泠
瑩如水。碧透肉鏡雙瞳子。窄袖籠春玉筍嬌。援
琴一鼓秋瀟瀟。瑤池女子旨趣別。紫清吹下太
古雪。雙鬟翠膩綰香霧。臨風欲控青鸞羽。應悔
思凡謫塵土。長向花前憶王母。

遇秋澗

靈襟吐瀟山川秀。擒勒造化歸雙手。玄雲飛雨
破青空。聳動萬象鬼神走。我昔先人遊荊州。
曾同君醉江漢樓。手捉明月入口吞。足踏清風

跨海遊。於今二十二年後。古吳國中相邂逅。
先人雖負一代名。不似先生今白首。

雪時醉題

玄雪冥冥凝不飛。朔雪灑灑晴還落。水神恣意
弄奇怪。宇宙一白陰風惡。南州客子心飄飄。狂
發長歌破寂寥。醉中瀏亮金石聲。精神秀發意
氣驕。故人睨目嗔我怪。撫掌大笑群兒駭。我家
萬卷列中堂。古人嗔恚皆曾載。須臾酒醒那得
知。索紙落筆蛟龍飛。明曉火輪飛出海。來看壁

上新題詩

前雪歌

玄冥玄玄玄又玄。一夜一尺平階前。故現幻化
 瞞俗眼。忽變境界為神仙。彌望潔淨夫汙穢。與
 世坦蕩忘歌偏。混沌有影晝短短。穹窿無縫雲
 懸懸。慢飄如倦欲止歇。斜灑似舞爭便嫗。萬物
 根蒂不可見。數筆圖畫安能傳。詩戰素手白相
 敵。酒潮赧臉紅不鮮。老龜縮殼息飲氣。卧龍哆
 口寒凝涎。木帝捨暖施下土。火精氣馭行中天。

須臾被野盡錦繡。四望四野春無邊。

後雪歌

不知今是何年。忽然生白照無邊。全體瑩淨
 妙無象。還我太極未分前。開口大笑說不得。一
 日一夜獨自顛。與君同此光明域。有鑄難鑄玄
 中玄。醉吐大語吞六合。前古朽言無光鮮。浩然
 之氣開虛空。舉頭渺渺皆青天。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見大光明

徧法界。不見三千大千影。一時八面俱玲瓏。諸
塵諸相本無蹤。色不是色空不空。瑩然塞破虛
空中。怪見此番寒徹骨。無中弄得光芒出。驀地
省得大年朝。即是正月初一日。言無大神也。
咸淳集

自序

予幼好吟。長而尤苦於吟。自景定以來。至
咸淳。其所作極多。離亂之際。併所著散文。盡
失之。今記憶者。惟詩五十篇。目曰咸淳集。姑
存舊也。厥後數載。竟不作。欲天其隱。德祐乙
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
平事。至於丁丑歲。擇七十篇。目曰大義集。每一
有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苦語流出。
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長歌。雖暫舒氣。

終則何如。嗚呼痛哉。堯舜之聖，非吾君也。况於
湯武乎。又况於非湯武者乎。三宮在北，
二王在南。撫卷一慟。天回日低。天乎天乎。其果
無知乎。九州名山大川。頗有磨崖石。日泚筆以
俟。大書特書焉。願與我以時。卒不悖於我。果於
先君子。孫所教云。時
大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廿一日景定詩
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大義集

德祐初年十一月二十日寓吳陷
虜時我年三十五歲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大義集

德祐初年十一月二十日寓吳陷
虜時我年三十五歲

火德續正統。東南氣運昌。維京都赤帝。魯史筆
天王。八極開清曉。羣星避太陽。謳歌今有在。曆
數永無疆。

德祐二年歲旦二首

時逆虜未犯
行在

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
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

觀漢旌旗

其二

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
宋民。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
荒城梅又春。

我生

我生逢亂世。凡事倍辛勤。漢鼎亂猶在。胡笳愁
不聞。好花嫌朔雪。回鴈避南雲。無奈浩然氣。臨
風歌古文。

春雪中作寄蕭梅初

春來頻下雪。彌望漲癡陰。無地可容足。有天能
見心。歲暮甘虜笠。正語化蠻音。何日得隱去。深
山深更深。

寫憤四首

天命尚屬漢。大夫空美新。三宮猶萬里。一念
只孤臣。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裏身。勿云今已矣。
舉首即蒼旻。

其二

其二

其二

心史

大義集

未能歸一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
白骨多。春風仍歲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國
難。飛身入薜蘿。

北虜昔深入。東甌亦未曾。江山能幾戰。風雨廢
諸陵。雲盡喜天出。宵殘願日升。蒼蒼今悔禍。識
應心兩處興。

不信夜不曉。哀哀鎖暗顰。鐵城蹲敗土。
時虜人悉平所

得州郡錦國漲腥塵。艸泣荒宮雨。花羞哨地春。
少爲開霽色。四望一時新。

澹然無所著。暫走世間塵。羅漢來東土。將軍現
後身。語香清淨法。心苦亂離春。曾得拈花意。縱
橫變化新。

高興一絲在。清風萬古長。不爲周呂望。願似漢
嚴光。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後來有孺子。終

久辨滄浪。

書前後臣子盟檄後

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

事。不與世同流。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

事。不與世同流。

墨蘭

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

前身。空色微開曉。晴光淡弄春。淒涼如怨望。今

日有遺民。

曉晴

雨晨輝朗霽。一碧湛無垠。艸木新容淨。林壑遠

意分。海堦東出日。天散北飛雲。却喜風猶競。微

涼透夏薰。

晚晴

落照開空霽。明霞映水鮮。乾文懸造化。土脉潤

山川。白滿重圓月。青還不翳天。定鐘聲更徹。通

昔喜無眠。

此心

此心期不變。曾灑血爲盟。舉世無人識。終年獨
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淨盡去雲霧。重
開白晝明。
即事八首
舉頭雲蒼莽。何以喻吾懷。白眼世無偶。青天路
可階。湘蘭終戀楚。吳橘不踰淮。龍卧未雷雨。池
塘空沸蛙。
其二
棲遲破屋下。書史自徜徉。道不嫌清苦。人皆笑

獨狂。晚花虧雨露。老樹慣風霜。莫望闔門北。愁
雲天外長。
其三
一說乾坤事。無愁鬢亦斑。心飛空濶外。身墮亂
離間。日落經何國。雲歸識故山。憑誰扣冥漠。天
道幾時還。
其四
徜徉全性命。守死混樵漁。道否懷才老。心高涉
世疎。掌中籌地理。燈下論兵書。愧我非諸葛。何

人顧艸廬

其五

山川不可望。荒艸苦何深。故國英雄淚。終身

父母心。清池涵瑩玉。落日墮圓金。休問愁多少。

芳年雪上簪。

其六

薰風吹不透。熱惱苦無涯。時未生深恨。雲飛動

壯懷。醉談天下事。清坐月中階。此意有誰解。兒

童自聽蛙。

其七

大地盡戎馬。皇皇奚所之。此身猶夢裏。無處問

天涯。鳥影驚飛彈。蟬聲避過旗。願言仍舊貫。生

死太平時。

其八

獨閉衡門坐。無言極長。赤心懷。趙日綠鬢染

染吳霜。火正當陽地。風來自午方。連宵驗天象。

心宿炳明堂。

心宿明堂古宋分野

宿半塘寺

一襟清氣足。此夜豈人寰。醉影松杉下，吟身風露間。秋懸當殿月，雲宿近城山。明發騎鯨去，飄然不可攀。

對雨有懷
世道忽翻覆，愁來痛徹心。腥風行殺氣，淫雨哭秋陰。虜睨朝廷璽，官空帑藏金。妃嬪今艸地，宮髻淚中簪。

次韻
冥迷江樹外，一鳥破雲還。雨雪乾坤變，干戈筆

硯閒。命於時不偶，心與道相關。終見二三月，花邊展笑顏。

自換

德祐乙亥臘作

堂堂男子不封侯，與命為仇死未休。陷虜有歌春夢斷，哭天無地夜魂愁。九清風露極玄處，萬古虛空自在遊。痛恨莫能生報國，從今陰隲溥南州。

一旦蒙塵朔漠行，杜鵑哭破舊冤聲。金杯暫飲

胡瓶酒玉鉉誰調御鼎羹故國夜長天正晦離
宮春盡艸初生小臣有誓曾銘骨不到神州不
太平

偶成二首
劍氣熒熒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蒼煙夢中亦問
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
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如今好棄毛錐子望北長
驅馬一鞭

其二

曾受家傳完典墳自期不與俗人羣君臣位
亂網常在父母恩深生死分霽自行空鎔積
雪長風吹曉淨殘雲坐令世上春光好長使桃
花笑臉醺

答

語聲帶咽吐新詩徹骨銜冤痛不知報國心惟
憂漢賊讀書人肯學胡兒劍携入手霜三尺鏡
掛當胸月一規終久難磨天理在匪伊談笑定
時危

鴈足

鴈足冥冥未報歸。此心裂碎有誰知。一懷憤悶
心銜苦。兩鬢鬢髮倒垂。醉後愛歌。諸葛表生
來。恥讀李陵詩。喜吾筋力猶強健。願爲朝廷
理亂絲。

次韻三首

百歲光陰十過三。故山路梗夢中還。看來身在
終爲累。悟得心空始是閒。幾度踏雲歸社屋。有
時臥雨掩松關。人間轉盼皆陳迹。何必長生久

駐顏。

其二

活計煙波羨謝三。醉眠釣艇去仍還。爲憐死者
今何在。笑殺忙人不識閒。燭影欲殘登夜榻。鼓
聲未絕啓晨關。匆匆役役塵中走。一見青山一
動顏。

其三

花前歡笑憶春三。何故東君尚未還。一寸心中
千種事。百年世上幾時閒。虜遷玉帛猶歸市。馬

犯金湯即棄關。生怕朔風吹下雪。飛來點鬢妒紅顏。

古詩

古時明月碧霄間。曾照鑾輿幸蜀還。御座乍空三殿遠。朝儀暫歇六更閒。馬屯腥霧彤墀壞。鶯哭冤春玉戶關。若是年年歸舊燕。遠簷偷語問龍顏。

補夢中所作

夢作一絕。覺而遺首兩句。君王二字。夢中作

中原二字。嫌其忘於本朝。改而足之。

鴻鴈流離夢亦驚。滿懷淒怨足秋聲。此中不死胡兒手。留與君王取太平。

聞陷虜宮女所問

塵汗宮裝粉不香。死生魂夢只昭陽。一逢人自南來者。垂淚殷勤問二王。

題陶淵明集後

拂袖歸來未是遲。傳家何用五男兒。不堪生在義熙後。眼見朝廷被篡時。

秋雨

雲滿長空雨滿山。淒淒風色變新寒。夜來白帝將秋去。萬樹淋漓哭不乾。

逢故人

曉路雲埋撥未開。霜風空老棟梁材。平生不識悲秋事。今日白頭何處來。

秋成

秋成田里自人煙。刀斗聲中又一年。正念貨泉成底事。東都仍用五銖錢。

北望

紫塞風高直北秋。黃河水自向東流。穆王欲馬還宮日。海內封疆只屬周。

南望

南陽遙望見春陵。殘雪初消霽日升。鬱鬱葱葱有佳氣。漢家天子必中興。

匈奴

匈奴殘破漢封疆。江北江南盡戰場。若問生靈誰是主。如今天子又康王。

康王 宗皇帝

本朝

高

絕句十首

羊裘獨釣浙江湄。百姓哀哀苦亂離。但得漢家鴻業在。莫愁光武奮身遲。

其二

目斷秋江欲暮時。天邊落葉弄愁飛。翠華幸北平安信。只願新鴻帶得歸。

其三

玉輦愁經艸地腥。酸風頻捲馬頭塵。我朝三百年忠厚。不信山河屬別人。

其四

閶門城外水涵空。鴈影淒涼落照中。數千里不知何處是。行宮

其五

艸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笑。却是揚雄不讀書。

其六

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闌干。淵明只憶晉朝事。滿眼黃花淚不乾。

其七

銀漢斜傾玉漏殘。釵蟲熠熠照清寒。最憐今夜下弦月。一半娉娉樹不完。

平半其八

駿笠檀靴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十三門裏秋光冷。誰夢朝天喝道歸。
行在十三門搭護胡衣名金牌胡爵

其九

西風滿路奈愁何。昏鼓聲中厭北歌。幾箇帝空燈火斷。一城秋怨月明多。

其十

子夜神遊碧落間。羣仙飛語下人寰。蒼生苦特救公三宮聖駕還。

五忠詠

大制置李公

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

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咸序集、葉十一、前一、紗、任、為、液、神、神字氣、液字似當屬下讀、為字韻

幻妄、紗如氣、如字似不當斷句、

十三、四、四、強、中、潔、淨、夫、汗、穢、夫、作、失、是

方義集、葉十三、四、六、忘、驅、貼、亡、驅、忘、驅

十七、前、六、御、貼、仰、御

中興、竹、葉、三、五、五、貴、改、賢、改、賢、貴

卷十三、前、三、袂、改、妖、袂

注、川、何、時、遂、於、一、吐、即、杯、底、光、即、作、耶、耶、字、句、

十五、前、三、化、成、漸、被、成、作、仍、是

十七、前、七、不、知、秋、雁、知、字、氣、當、作、如

十九、前、六、叱、我、廢、鏡、天、資、資、作、望

二卷、三、前、二、鳴、鼻、註、鏡、咀、唇、齒、缺、字、作、破、鏡、作、鏡

五、前、一、暮、雲、長、雲、作、天

前、九、問、道、菊、花、道、作、到

二十七、前、一、泛、渡、船、歸、渡、船、二、字、已、是

由、序、二、由、六、甘、与、草、木、同、朽、盡、敵、似、當、於、盡、字、句、

久、久、未、葉、六、前、八、了、挽、三、斗、強、了、下、補、莫、字、是

八、由、三、如、不、渝、心、馬、渝、下、補、於、字、

十、由、五、百、工、之、人、向、不、補、各、知、以、業、授、其、子、七、字

又、由、七、過、於、人、君、以、天、与、女、子、人、字、似、不、當、斷、句、

雜文 華二由八 祐祐六字已卯 六当作五

三十一 憑空

空作虛

六由五 有缺 一源

傳 x x

七前四 為 改有

為

八 鬼神共觀喜

觀作歡是

九由一 諒 改助

諒

二十八由三 悵

悵

三十由五 妻僕以偽富偽貴與劣之居士

妻之的 居士二字当房下讀

三十一前五 與夫即甄世悵懷終暮坐不立

世字的悵懷二字当房下終暮者坐不立連文

三十三前九 先高叔翁 改祖

翁

三十七前四 尹和請志院

夫一低條云考鮑氏傳集集改作靜

靜

三十九前九 琴棋壺觴

琴作琴是

四十二由七 正由並削之

似当於正字句由字下房

五十三前八 目 貼口

目

大義略叙十四 由六 趙潛

潛作潛 二十三由八同

十五前六 逆臣駙馬楊鎮術 楊姓鎮名術字下房

二十由九 賊 朱筆 鐵

賊

二十七前六 沮 貼士

沮

二十八前四 得 貼至

歸

二十九由三 花 朱筆点 地

花

大義略叙 三十四、四一

末字也

地是

三十六、前六

舟貼馬

舟

三十九、前五

聞貼對

聞

四九

鑲

相

四十五、前五

其貼共

其

前六

至今

至仍主上房

前八

旁注口字

至

四十六、前四

石

谷

四十七、前五

真才智之事

事仍士

五十一、前三

形朱筆點影

形

與敘 葉一、四、五、至苦至痛庸試

痛字以庸試二字當下房

益屬謹記心史於崇禎戊寅冬出自智井己卯唐石間吳鮑各有刻本

拔可姍長家燕鈔本自鮑注刊出今以吳注刊校之并附記其斷的偶誤者如右

心函等榻近年亦得一本不知是何時所刊 爰補宋鈔有所南付心

傷胥錄示此外凡關於所南物及心史之各種材料 耳目所及統辨

見示乃禱 辛巳上元前夕起對 至十九日畢

丞相李公庭芝
公受刑後書吏夏徵冒險白於虜酋阿朮
公之屍歛棺葬於揚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
危之徵亦義士也
大駕迢迢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
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察使姜公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貴
芝為淮東制置姜公為制置府都撥發官凡

李公得堅守淮東死為忠臣者皆姜公之力
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
三更月來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安節
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
皆陷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數賊嘗擲示十
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
利而死虜賊咸稱其能死戰也

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
唯罵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

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犯之。以其吐
語貞烈。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

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為虜人分

齧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羶穢汗貞身。能行男子

難行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楊雄從虜投閣而死

寄同庚友

淳祐初年同下生。已經三十七番春。此來不與隨
胡塵裏只是。三朝天子臣。

即事

旅瑣曾聽月下猿。至今觸事即愁端。北風昨夜
無情甚。又作冬來一信寒。

小春花

天地無情正北風。飛鴻哀咽亂雲中。此時縱使
開千樹。不及東皇一點紅。

對菊四首
天風吹古秋。獨立殿寒馥。我父昔愛之。終身
不忘菊。

無齋其二
受命太極前。立身晚秋後。一朝揚清香。名動天
下口。

其三
日月雖云逝。山中秋自香。平生抱正色。誰由夜
來霜。

其四
三逕今非昔。多愁老此身。誰知陶靖節。是晉
朝人。

陷虜歌

德祐乙亥十一月廿八日作又名斷頭歌

德祐初年臘月二。逆臣叛我蘇城地。城外蕩蕩
爲丘墟。積骸飄血彌田里。城中生靈氣如蟄。與
賊爲徒廿六日。蚩蚩橫目無所知。低面賣笑如
相識。彼儒衣冠誰家子。靡然相從亦如此。不知
平日讀何書。失節抱虎反矜喜。有粟可食不下

咽有頭可斷容我言。不忍我家與國同休。三百十六年。閱歷凡幾世。忠孝已相傳。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今棄我三十五歲。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為氓受虜。屢我憶我。父殺我者。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為命。生餘生。欲死不得為孝子。欲生不得為忠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惟有朝天子聖。老天高。眼不昏花。盞極下土蒼生。命

忍令此賊恣殺氣。顛倒上下亂綱紀。厥今帝怒行天刑。一怒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四海艸木霑新雨。應容隱者入深密。歲收芋栗供母食。對人有口不肯開。面仰虛空雙眼白。

狂歌

一笑識破天地根。隨意變化易其名。俯仰三十六天頂。主宰一氣生群生。倏歛有怒行號令。億兆雷鼓轟天聲。敕喚龍口數滴水。淨洗世界冷然清。推出火帝照寰宇。萬萬世長光明。

夫詩也者。心之動也。其動維何。因所悅。所感。所
憂。所苦。觸之。爾。一動之天。多事之源也。苟知動
而無動。則不爲動之所動矣。今八荒翻沸。山枯
海竭。身於是時。能無動乎。夫人之生。性於天之
清明。形於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萬物。莫
不俯首爲賓。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
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亂之區。盲其主。反臣於賊。
求活焉。惡俗滔滔。爲江爲河。不可禁止。傷如之
大義集

自序

夫詩也者。心之動也。其動維何。因所悅。所感。所
憂。所苦。觸之。爾。一動之天。多事之源也。苟知動
而無動。則不爲動之所動矣。今八荒翻沸。山枯
海竭。身於是時。能無動乎。夫人之生。性於天之
清明。形於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萬物。莫
不俯首爲賓。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
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亂之區。盲其主。反臣於賊。
求活焉。惡俗滔滔。爲江爲河。不可禁止。傷如之

何我雖無知寔不敢與賊走而俱化故哀痛激
烈剖露肝膽灑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
夢中大哭號咷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之不
得已於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
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
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澤畔孤吟塊
然其形心乎一脉之生眇然千冰萬雪之下微
微綿綿不絕若縷窮陰戮力殺之終不可得而
殺此一脉之生將大而為天地萬物生生無窮

之生也歟以天道人事驗之 中興迫矣故曰

中興集時

大宋德祐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十五日景定詩
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自序

入三山世自稱其詩集前自序
大宋景祐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十五日景安始
中興集初

之土也景安入直入事編之 中興集卷六曰

中興集一卷

已卯夏後至庚辰八月所作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黃河清

并序

近有南人自北歸紀之於籍云某日渡河土
人謂丁丑歲四月黃河清戊寅歲十一月又
清數旬古語曰黃河清聖人生吾 大宋人
也知 大宋而已然則中興有日矣獨惜夫
人之生於唐末年者歷五代八姓五十五年
至 國初僅七八十歲首尾生死於唐 宋

之間爲七代之民何重不幸耶爲馮道者比
此皆是我曹宋豐水有苞之仁陶化斯世三
百年彼忍哉彼忍哉今黃河清矣汝輩何所
逃乎吾謠之曰黃河清。聖大宋中興天下太
平。故作黃河清詩曰。黃河清。聖大宋中興。天下太
丁丑戊寅歲黃河兩度清。但教大宋在。即是
聖人生。亘古理不泯。中天日轉明。這番戡定後。
世世永休兵。

中興自題大義集後

長夜漫漫發浩歌。生民塗炭果如何。中興車
馬修攘在。變雅君臣廢缺多。赤幟開明新日月。
青氊恢拓舊山河。誓崇忠義誅姦逆。田海雖遷
志不磨。
建。立。郊。行。即。事。四。首。入。陪。杜。少。功。野。望。詩。中。興。集。
一變太平業。民生若失巢。乏牛耕瘠土。多馬壞
荒郊。花園半栽菜。穀田今長茅。幡然欲深隱。遠
與世相拋。

其二

五年前事別一說淚滂沱。帝業雖遷鼎人心
未倒戈日光疑白晝天影愧清波背立官塘路
風前慷慨歌

一愛其三

癡立若忘歸欲言還又訥時危恐懼多國破繁

華歌黃葉辱吳山綠蕪欺魏闕兩峰流水聲偷

哭漢宮月

吳山在大內鳳凰山側

其二

雲禁江城晝色陰可憐寂寞讀書身風霜虛命

四五載雨露潤民三百春鴈落愁聲唯送淚馬
馳怨迹豈成塵如今不獨桐江上新著羊裘又
一人

觀顏魯公帖

吾拜魯公帖凜然氣如生終身大唐臣千載名
崢嶸愧彼今之人獸心蠹天經

三春苦懷六首

我行荒野間風埃苦浩浩嗟汝後生者惟恐不
見老世事如霜木顏色盡枯槁愁來不即死反

為命所惱。今人真小兒。語話尚癡倒。不辨親與
讎。得食即為好。焉知父母知。始痛傷懷抱。難報
三春暉。滿地皆芳艸。

其二
滔滔流波瀾。百川俱頽靡。競羨呂望貴。獨欠伯
夷死。小恩尚思報。大義反忘恥。國家三百年。
果何負於爾。

其三
南山一何高。支脉遠不斷。巉巖巖峯巒。間松柏蒼

翠滿。面陽地力感。萬物發新暖。我欲飛至之。惜
哉羽翮短。

其四

昔為天上雲。今作地下塵。跪足屢哭懊。痛惜六
尺身。父母生我時。教我為賢人。生得男兒骨。一
死亦精神。疇謂迫中年。墮影濁水濱。跼蹐走殘
命。語颯氣不伸。固知復繼剝。霜雪天地仁。願得
一脉暖。散為天下春。援手水火間。以道拯斯民。
俾知尊卑位。萬世不湮淪。

其五

我命而爲人。形異禽獸生。所以異者何。不越網
常行斯道如日光。千古同一明。胡爲舍白晝。摘
堊塗冥盲。伯夷聖人遠。雙瞳空晶晶。悲風吹語
斷。天濶青山橫。

其六

古人立志高。爲義不爲己。今人所見卑。獨爲貧
賤恥。不義富貴生。寧以餓而死。遺體非不重。所
懼悖於理。我稟清淑氣。生而秀爲士。讀書三十

年。頗知六經旨。質之以人道。所言皆如此。奚乃
滯風塵。爾汝弄歡喜。浙山高蒼蒼。浙水清瀾瀾。
三歎動遐思。清風響兩耳。暫焉深隱去。長鏡訪
園綺。敬俟時之清。終其天倫爾。

己卯十一月朔。又夢食梅花。夢中作
鴈字高高。兔國斜。灑花飛露沁。流霞狂來清興
不可遏。喫盡寒梅一樹花。

遣興二首

獨笑或獨哭。從人喚作顛。生唯嗜食菜。貧亦恥

言錢清興遊空外孤愁抱日邊所憂無別念鴈
又犯南天

下其二

傳家曾受易所得亦良深今古豈二道死生惟
一心顛風掀曠野癡雪厄寒林不改隱居操局
門自鼓琴

送僧遊西湖歸永嘉

大地瘡痍痛正新南歸不避雪紛紛柳邊人憶
一湖錦松下僧閒九里雲熟路有緣家易到空

經無字世難聞菖蒲澗水濯雙足鴈蕩山巔曝
夕曛

素結交二首

鳳鴉同爲禽麟虎同爲獸以彼善惡殊致令分
去取惡者僞以善惑世不可究唯在行事間以
理觀於久或不近人情避之如避臭君子重結
交芳名垂宇宙

其二

伐木義不古僞敬溢顏面交接無真情面是背

乃變。踈則易爲恩。密則將成怨。當學晏平仲。終始保相見。

交卷 隱居謠

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醉鄉十二首

余偶得醉鄉題。忽興動。累十二章。不其泛乎。素不能以酒醉於醉鄉。乃以詩醉於醉語。是亦真醉於醉鄉矣。或曰。君兩年來不作詩。今何爲而作耶。曰。予今不求人詩。亦不與人詩。

人與詩亦不受。人求詩亦不與。不倡以先之。不和以從之。孰是數者已確。或意惰。累年不作。或興動。一日數作。皆天吾天而已。或鄙之。亦不辭。

破得愁城了。仍還太古風。渾然無事國。不與世相通。地邁華胥外。天歸混沌中。蠢哉蠻觸氏。苦死角英雄。

其二

狂藥蛻凡骨。疑來別一州。形骸閒若棄。風壞曠

無憂。屢有聖人至。

徐邈曰：酒之難同惡客遊。

元結

曰：不飲者為惡客。

所交惟陸諝。

唐子西有

落魄老菟裘。

其三

盎然非世境。樂意渺無垠。暖骨通仙處。寒冬能幻春。眼空天亦小。心淨月逾新。昔者李太白。於茲竟瘞身。

其四

太和國土裏。風味極清柔。意外竟忘世。胸中不夢秋。日蒸春氣湧。地漾水光流。此即神仙窟。何

須更十洲。

其五

獨到至樂處。于于自在行。身心全去礙。骨肉若通明。劫外冥天地。空中一死生。却觀凡世界。眇爾幻漚輕。

其六

誰居此域作生涯。偏許劉伶畢卓家。屋影空空天渺漭。燭光閃閃地橫斜。春紅軟玉顏衣樹。秋碧流波漾繡花。接壤或通三島路。任他苦海事。

如麻。

其七

萬里和風眼底回。陶陶樂土隔飛埃。暖浮花思春初透。紅漲霞紋潮正來。長駐童顏驅老去。不教玄鬢受愁催。舉頭闔闔手能摸。更欲乘風過九垓。

其八

風物清妍地不塵。一天無盡四時春。此中正屬忘懷境。來者多應避世人。

其九

紅潮初上玉船空。假道青州一水通。相去塵寰千萬里。不愁日夜不春風。

其十

大哉春宇溫厚凝。聚靡有沍寒。暖於吹煦。厥俗孔洽。恬無憎妒。高陽之徒。歷年熟路。惟楚屈平。欲來莫赴。我至是邦。妙莫能喻。至和滋形。神與天遇。載朗笑詠。金玉韶護。至清之氣。噓呵風露。喜若悟道。默契玄趣。陋彼市朝。喧隘弗寤。願我

遐年克壽厥寓

天道何冥冥。委形闢空杳。曠劫土坦平。冲氣藹
雲杪。不入禹封疆。拓地八荒表。空洞無邊涯。一
切境界小。骨柔春香濃。目紺夜光瞭。洪荒上古
前。命不爲愁勒。卑哉蒼生愚。役心顏貌。湫窻猴
狂搖搖。野馬走擾擾。髓竭冲融膏。渴命竟枯夭。
奚不來此邦。軟坐廓幽眇。剗刷膏肓俗。滌濯肺
腑皎。騁駕無可遊。一生事足了。

其十二

醉鄉行

窮冬驕寒凍地裂。北望朔方常下雪。五臺積古
雪不消。鳥獸毛毼結凍血。江南昔有酒如澗。蔗
漿麟脯相憑陵。朝廷有道四海清。既醉鳧鷖
歌太平。九土夜市徹天明。樓紅陌紫喧簫笙。豪
氣一飲一千鍾。喚得國裏春風生。千金少年百
花眼。左右捧擁上天行。戰鼓聲多瓦欲飛。從此
百姓無寧時。龍遭鱔舞鼠變虎。恣意反覆弄風
雨。如今寂寞不救飽。觸髅眼睛生秋艸。空欲拍

弄百斛船。莫羨釀來。曝背眠。何如我入壺中遊。
喝雲開。破天外天。翠錦幃幙。車渠土。八面雪白。
淨無煙。水玉雙闕。瓊膏填。使得五行顛倒。顛坎
離。媾春中央宮。俯現摩醯王。王仙手執乾坤萬
化柄。斟酌混沌殼中髓。嚙得半掬碧色雲。夙根
無明百雜碎。萬緣俱空。恬無爲。四肢馥郁紅玻
瓈。自然氤氳太和身。融融洩洩。先天春。形化爲
氣。輕於霧。飛御慈盼福。下土金相。朶朶鮮綠雲。
花甃綵衢。跨空住。八十一天開玉殿。天天互透。

長生路。慙湧醴泉雨。甘露孕牛產麟。鰥蛟舞。九
苞鳳凰對舞。鳴鈞天清。戛雲璈音。救取龍猛大

士藥。

西土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山。爲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馬。

畫點大地

變黃金。嫦娥搗弄團圓雪。拋向下界。懸作月銀

光。倒潑白冷明。笑叻霏霧飄香冰。戲擲火丸煎

海乾。珊瑚萬樹紅斑斑。抱出懶雨活龍帝。拔髯

痒鼻。激噴嚏。鼻氣環空掛白虹。垂脚東貫大荒

東。八八翠衫蓬萊兒。舞撒寶花雙透迤。千丈白

眉老神翁。前導萬從開天倪。徑出盤古頂外行。

十一
劫風浩浩空掀轟。呵暖爲春吸爲冬。濁世甲子
刹那中。數數老松化石了。錢鏗小廝半刻矢。我
之大醉八萬四千歲。小醉三千六百日。世上幾
回漢與唐。苦於爭戰悲猶狘。萬國黔首行飯囊。
鬼貌藍色心茫茫。狹步蹙蹙羶埃裏。蜉蝣拜天
祈壽長。氣濁謦欬不清響。啾啾碎聲羣爭攘。生
來不識快活國。紛華外勝奪心王。晝夜火燒菩
提樹。背井索水喫且僵。哨地荒年苦命活。籬籬
戚施瘡痍傷。貧者逼迫富者狂。一漉血氣六賊

戕。眼望天上金銀落。壘瓊架屋鐵築牆。莫知仁
義爲何物。冷笑詩書今不香。沉酗私欲反爲醒。
嫌說青山白雲人。羣昏軒輶搖不覺。強語以道
必生嗔。忽笑大笑休休休。回視若輩愁如讐。揮
手長揖永相謝。千劫萬劫逍遙遊。

醉鄉箴 并序

君子之至是邦。庸以養恬。小人之至是邦。適
以滋亂。此鄉坦夷。厥土惟清壤。九州之地。弗
及之。故其人物皆有士君子之行焉。彼之游

詠道涯入於無量之域。雖忘形骸。禮而不亂。身其景福。樂之於內。居之久而安。或失其道。瀆常經。鼓洩其孽氣。見之於外。卒莫寧處。非醉鄉本俗也。雖然亦足以別君子小人歟。後之入國問禁者。其審於是。箴曰。維人之生。所主者德。瞿瞿良士。藹然溫克。其天其游。養和於默。勿為氣奪。遷其常則。爾敬爾身。天命難必。罔越乃行。終其永吉。

德祐六年歲旦歌

庚辰歲

天運無情。歲事新。大寶虛位。孤王春。畫出銜。恤夜夢哭。皇皇五載。臣無君。南望。二王未駐。蹕北憶。三宮猶蒙塵。妖祲蝕日。地軸折。冤氣上騰。霾蒼旻。百姓茹苦痛徹髓。大事未定。焦如焚。我寧久處。遯閩中。遽忍終死。為逆民。大哉父母之遺體。與生俱生。仁義身。天鍊精金。鑄我心。上籀忠孝兩字文。痛憶我君我父母。眼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不變。萬挫以死。無二心。醉唱海嶽尚翻動。不信不滅。犬羊群。或謂逝。

水不可復叱我癡忠空愁顰馬知漢絕十八載

光武乃興春陵兵即此一語斷世事仰面再拜

淚如傾西漢絕於平帝元始五年至王

武至壬午恰十八年至酉相去二十一年東漢始興詳見

漢史今日德祐六年歲旦歌乃祥興二年

歲旦歌也太歲則庚辰也南國正統在天一

涯亦未嘗間斷焉我陷虜雖六年其實則德

祐之民故曰德祐六年歲旦歌心愁欲絕目

掛空碧滿腹不平氣何時遂於一吐即杯酒光

風霽月之下相與歌吾德祐六年歲旦歌吾

之願足矣或疑不變三字蓋痛切語殺之辭

非謂不能於不變也

苦雨

霖靈厄晴光胸臆堆倥偬魍魎嘯陰風砭中肌
骨痛物象各憂囚坤輿一頽洞死禁朝陽升私
竊陰權弄我剖一寸心灑血聲大慟叫天開光
明晝夜永不霽

勵志二首

炎正遭中微冠屨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獠鬻何
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刺荼毒地
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為時所唾詈白晝行夢
中更相問憔悴我蟄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

弔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膺。反覆論此事。
嗣君尚幼冲。厲階誰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
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器。風沙犯天顏。
生死一葉寄。勢去若尾解。哀告不可譬。太廟榷
胡馬。太學巢胡吏。殿閣奏秋涼。羣羣走魑魅。淒
風吹宮花。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
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三百年。豈
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
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齧膽磔。氣怒頻裂背。或

時坐如死。突眼噤相視。先王澤未泯。中興
斷可冀。仰呼籲不平。挺身攄大志。四方皆風動。
德化成漸。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位後有董
狐。筆當嚴於載。記爰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墜。

其二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
安厥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地忽破碎。
虎狼穴吾廬。毒氣孽萬物。艸木俱焦枯。我為
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不為庸。國家終何

如念此迫我心。萬劍裂肌膚。骨腐尚銜冤。且爲
國家圖。鬼神果有知。聞之亦歛歛。

春日偶成五絕

山塘遊舫接荒城。縱有笙歌耳不清。深憶
家無事日。人心和氣是春聲。

其二

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艸木荒寒
生意澀。風腥雨膩一天愁。

其三

郡縣荒蕪哭暮笳。憑高望不見天涯。如今揮淚
灑枯木。南國春回生紫華。

其四

天地腥羶社稷隳。萬邦赤子病流離。幾番曾共
秋風語。說得虛空亦淚垂。

其五

百萬胡兒犯大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
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

寫憤三首

偶一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
北云翻海洗青天正屬對間為人喚覺則天已
百大明矣今足之於後
自許志頗大頻歌慷慨辭攢眉無說處仰面獨
行時豪傑心猶槩生靈命若絲當今欲平治舍
我則云誰

其二

開眼看不得愁來只自顛六年萬憂苦四海一
腥羶歎命巧相值觀時痛可憐却慙深夜月猶

忍照胡天

其三

朝廷罹禍亂民物苦顛連晉帝渡江識唐皇幸
蜀年剖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辦得大事了胸
中即泰然

偶成

郡國殘民少君王何日歸不知秋後鴈猶得
向南飛

無題五首

屢問北來者。相傳盡不同。三宮在何許。萬姓墮愁中。春艸活腥綠。雨花啼慘紅。人間至微物。今亦怨天公。

其二

自古無茲難。我朝今遇之。小臣慙逆土。大事決成期。劫壤六龍死。天荒萬象悲。時哉弗可失。奮發莫遲疑。

其三

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終不

肯灰。毒蛇噓樹死。怨鳥哭春哀。處處山東老。懸情漢詔來。

其四

愁海茫茫望不窮。黃茅白蒿渺陰風。鳳凰高遁層霄外。豺虎橫行大道中。九廟傾頽郊祀廢。四方禍亂國家空。於今建武重興漢。誰是雲臺第一功。

其五

鞠躬盡瘁弔無君。滿耳冤聲不忍聞。醉去忘形

猶蛻骨。怒來嚼齒欲穿齦。腥風浣曉春。應怨癡
霧霾空路莫分。熒惑星明聖人出。頻頻中夜驗
天文。

和文丞相六歌

不次韻

我憶小三宮。幸朔方。天顏皴黑鬢髮黃。鬼風火
尖割肌肉。驚沙撲損龍衣裳。羣黎命死北魔手。
世界缺陷苦斷腸。小臣翅短飛未得。望破癡眼
愁更長。嗚呼一歌兮哀以傷。白日無光天荒荒。

其二

我憶二王血淚垂。一絲正統懸顛危。士卒零
落若霜葉。陣前將軍今有誰。以舟爲國大洋裏。
萬死一生終安歸。至痛無聲叫不響。皇天皇天
知不知。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風雨驟至晝冥迷。

其三

我憶我父在日時。叱我癡鈍無天資。旦旦灌
漑仁義澤。靈臺豁然開光輝。夙劫孤露命濁世。
王事孰掌生無期。一憶父母教我語。逃罪無
地死亦遲。嗚呼三歌兮淚淋漓。君父不在

倚賴誰

其四

我憶母氏兮聖善。勞苦家事手生繭。母後

父死十五年。教我育我恩不淺。我雖貧拙志

不屈。清氣稜稜秋瑩骨。至今一粟一縷絲。皆是

無終極。父母流傳物。嗚呼四歌兮痛惻惻。皇天后土

我所思兮。王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匍

匐艸莽間。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石響。想公骨朽化為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歌兮併悽愴。望公不見愁泱泱。

其六

我生我生何不辰。血淚作妖花。春平生意氣

若風雲。何苦戚戚悲呻吟。狂來一呼天地動。萬物鼓盪俱精神。天上真火滅不得。灼爍大地生

光明。嗚呼六歌兮歌聲清。海嶽瑩潔日月新。久雨後郊外獨行。

新秧遭水毀。歲事正闕情。日沒虎狼出。城荒荆
棘生。清流不可污。古道竟誰行。濶步獨歸去。茅
簷月自明。

追獎

并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
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
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
行酒。榮全以刃裂其口。立命齧之。罵至死不
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挺挺讀書。學爲君子者。

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人既失身。汙賤果
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也。崢嶸
之氣。不爲世變消鑠。此國家仁義涵養之
所致。其敢負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
憶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誰謂匪人賤。猶懷事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叱
狂酋。名在春逾艷。骨香花不愁。有靈知國事。
地下笑王侯。

詠懷二首

鳳爲百鳥王。孤飛無其友。覽德而來儀。千載不一有。云胡德之哀。因身狎鷄狗。我當愁來時。散髮狂叫走。歷歷訴此苦。太空亦肯首。

夫其二

精衛雖至微。銜石尚填海。一點至烈心。千生萬生在我誓。銘於天。語大莫能載。萬萬雷霆誅。此盟亦不壞。劃然笑一聲。今古生光彩。

中興集一卷

中興集二卷

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我苦心吟事二十年矣。德祐前詩僅存一二。記序等作。則盡亡之。亂後所作。幸猶存焉。今陷身不義。盡傷於心。期剪滅此而後朝食。凡所有作。意在大事。不敢橐籥風雲月露之妙。鑄爲獨樂之辭。然亦不知其果爲詩。果不爲詩也。自中興集。黃河清以下。隨得隨入。更不刪去。主於述懷。不以辭語爲選擇。今所作無題者。俱以礪

之一字次第目之。礪者言淬礪乃志。決其所行也。漢頌逆莽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今又過之。唐顏氏之門死於賊之刀鋸者三十餘人。今無以尚之。何從逆者衆。盡節者寡歟。晉卞壺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偉哉。我銘父母之教於靈臺。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不忘者也。天高地下。日照月臨。有違家訓。雷其殛之。

一礪

庚辰九月

愈久愈不變。一忱生死俱。獨行天與語。枯坐石

為徒。血汙衣冠。國冤浮盜賊區。何當洗兵馬。終古統炎圖。

憶前輩二首

昔在先皇帝

理宗

當陽四十年。文明照天下。

俊傑立王前。一自胡兵入。俄驚漢鼎遷。致今人道亂。空谷遁遺賢。

其二

治世衣冠盛。人才極典刑。開心呈日月。吐語走風霆。氣象近三代。文章出六經。今焉不可得。四

顧一冥冥。文章出六藝。今恐天下習。四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
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亘人域。
天子下殿。跣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連昌宮裏。
花亦醜。三精霧塞。黑瞳瞳。天破地裂。一無有。誰
執弓矢。救日月。仰泣旻天。大號吼。賢者不入勝。
母里。義士恥飲盜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
此足死亦恥。當知孔明果卿輩。巋然三代古君

子。呂尚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
壞不可救。鴟梟。獍咀唇齒。高瞳雙眼視天下。
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舌捲音響。
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地。災羣黎。營
州羯狗也。一豬龍形。詎能篡有唐。丕基太子即
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載定尊卑。奠釐極。
一新正朔。授人時。漸被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
拜。京師黃旗紫蓋。東南興大火。王氣浮晴春。
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彪已著

王命論。陳嬰王陵母生心。絳衣大冠大敵勇。今
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
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
新命光前王。逆俗汙染咸維新。武庫平真遺
二礪二首。詩。二首。詩。二首。詩。二首。詩。二首。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十年白踐
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畫
行飢虎齧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
陸沉。
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越滅吳。十年乃伍員
語。

其二

釣天夢冷紫宸春。臣子銜哀社稷屯。一縷血忱
開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
謂前後臣子盟檄也。渡江祖逖
願興晉。蹈海仲連羞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
山秋色正愁人。

題拙作後

我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辭。但寫肺腑苦。不求言
語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脆語剪風露。叨
叨兒女癡。昂然大丈夫。以身佩安危。何時把杯

酒大笑信雙眉。大丈夫心自願。向朝外林。
一礪二礪至萬礪。盟執牛耳血為誓。靈臺空瑩
白於秋。徹底不生乖戾氣。皆裂齒碎志懇懇。貉
之天性寧踰汶。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為
糞粉。天平地成風俗淳。一統永歌胡無人。
開百九日。言公言哭言笑。言言皆實。言言皆真。
眼見今朝菊又黃。雙扉清淚喧淒涼。崢嶸歲月
精神發。磅礴乾坤意氣狂。新鴈來時芳艸死。歸

鴻盡處暮雲長。後年箭主當回蹕。始信山河再
屬唐。

菊花歌

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
百艸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
香貞烈透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
嵯峨。

餐菊花歌

道人四時花為糧。骨生靈氣身吐香。聞道菊花

大歡喜。拍手歌笑頻顛狂。憶昔我爲混沌王。洞
見末劫壽不長。盡召羣仙列殿下。敕宣餐菊長
生方。我今化身遊下土。一嚼清涼徹肺腑。頓令
心地豁然開。迸出明珠耀今古。普入變化妙如
意。能爲一切主。中主塵塵剎剎黃金身。永救娑
婆衆生苦。

愛竹歌

并序

十月

吳中承天寺立雪軒脩竹一林極可愛。昔承
平盛時。每遊其間。屢詠絕句刻題竹上。世變

之後。繫心大事。欲此清樂不可復得。近至西
山。忽見竹林脩翠。戀戀終日。實不能去。始知
痼癖不可除也。遂歌之。

此君氣節極偉特。令人愛之捨不得。徧造山水
有竹處。不問主人識不識。朝朝暮暮看不足。感
得碧光透雙目。一旦心空忽歸去。挺身特立化
爲王。

四礪二首

十月

壯懷寧久淹。藏六暫窮櫺。道病人相食。時危筆

不銛哭哀愁裏命笑祭醉中髯清怪每如是從
教俗士嫌二首

其二

說殺說不醒世人良可歎欣欣從北俗徃徃棄
南冠毒露霑膚爛尖風破骨寒願身化作劍飛
去斬樓蘭

五礪

宋鼎終難問元首莫死爭九州俱是淚一刻不
容生舌在身當貴心真願必成但思湖海上誰

可與斯盟

六礪三首

郊外獨遊

一聽茶歌淚即流

採茶歌胡曲也

更兼風葉響颼颼不

堪滿地餘殘照併與新寒合

音作愁

其二

又是江空歲晚時痛思國事獨行遲青山無
語青天遠吐出丹心把向誰

其三

操得南音類楚囚早期戮力復神州須知鐵鑄

忠臣骨縱作微塵亦不休

弔揚州瓊花 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
盛衰淮境豐歉係焉南渡前經兵火此花
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歲此花
又死孰謂艸木無知乎上天福正統厭夷狄
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撮向
天宮種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

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枿變高樹傳得歡聲沸
似雷

七礪

天生忠義性習俗豈能移道在國常在我知
人不知眼懸堯曆象心醉漢官儀堯漢俱
火德前日
喃喃者今誰語及斯

八礪三首

黃道霾陰晝蝕光野浮兔氣白冥茫世無聖主
天應哭時有忠臣國不亡萬刃攢身終莫變一

誠銘骨豈能忘。休嫌重復叨叨說。未奏膚功正斷腸。

其二

生得真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淚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挿入天。慷慨歌聲聞屋外。婆娑劍影落燈前。篇篇字字皆盟誓。莫作空言只浪傳。

其三

憤氣填膺奈若何。千生萬死不消磨。夷齊道喪

網常壞。湯武兵興叛逆多。天外遊心窮碧落。風前注目寄蒼波。此時此意那容說。環顧斜陽一浩歌。

謂人臣篡國自湯武始之今胡人則犬羊

梅花

寒結癡陰慘物華。莫將憔悴聽胡笳。明年無限風花在。奪得春回是此花。

九礪

忍死以待旦。蹉跎歲又殘。墮身因陷阱。盡命哭衣冠。月死虛空黑。春枯艸木寒。牀頭雄劍在白。

氣夜盤盤

辛巳歲立春作

正月

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叫雲聲。卅檄。戀闕夢。宣麻地。走人形。獸春開。鬼面花。年年北去婦。馬上哭琵琶。

覽鏡

朝來一覽鏡。抱負頗崢嶸。貌古煙霞氣。詩新金玉聲。郊垌常鬼哭。風雨自鷄鳴。所喜不靴笠。巍冠敞屣行。

獨遊

五月

吾非好獨遊。無與吾同者。不行衆所行。所以驚天下。逆哉。一世人。昔辯而今啞。吻涎流。腥羶變。尾面不赭。若曰汝為人。寧不識取舍。止止勿多言。清風生四野。

十礪

屏氣處逆阱。衡慮畫奇謀。指日誓血語。高空開青愁。決志揭大法。一洗天地羞。永使臣子輩。恥列偽逆儔。美俗薰古德。至治昭皇猷。一統萬萬

世海宇咸蒙休

青同

一刻積一日因循忽七年自乙亥陷虜至孰云辛巳巳七年

天道邇不鑒下民冤海陸頻征戰城池盡變遷

吾君幸何地數禱紫微垣

錢塘帝王都

宮闕高崔巍盛治藹無外鼓舞如

春臺咸淳聖人去山崩龍虎推彈指變冥晦

鐵園生劫灰丈夫吐一語霍洛飛風雷直排四

海水併走天外來手濯天地殼永劫絕纖埃喚醒羣盲兒歡喜雙眼開

其二

我本漁樵徒山水足嘉遯昔也為鳳凰今焉乃

駑鈍反思生為人虛食國家飯詎甘死賊手

柑口違公論孤忠破衆逆彌久氣彌健決當乘

良機為國行天憲勇往直無前一舉四海勸

談笑解倒懸盡釋下民怨生或不就緒死當償

夙願罔俾竟食言劫劫抱長恨

姬發誓孟津集者八百國當時盡棄商喜受鉅
橋粟獨有首陽山不生周艸木至今挿天高與
商無終極

素持不殺戒一視齊冤親今遭此大惡不報無
天倫况聞曾子語不取姑息仁實為不得已挺
身事經綸苟能悟昨非赦汝改而新負固變詐
者我怨佛亦嗔直期後世後弗忍為逆臣惟願

吾與汝同歸天德淳

攀斷龍髯哭不回鼎湖仙去下民災一身肉痛
愁銷骨兩臉顏枯瘦入腮誓以匹夫紓國難
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
天地哀

誰準鑿輿向蜀行梨園弟子歇新聲及知凝碧
池頭事難得樂工雷海清

唐史凝碧池上樂工雷海清向西慟哭為

憶夢哭歌

五月二十一日夜夢西湖上舊遊一宛然行

入至戎馬蹂踐之地憶今天子不在咸陽宮

大哭隕絕而覺遂作此歌

金輪王天中天壽赤龍夜哭玄蛇吼仙人不忍

辭漢去青山照水生愁醜雖貧亦有買醉資甘

美不入孤臣口死後骨消恨不消歲歲暗逐春

風上新柳

元賊謀取日本二絕

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素蠻頑縱饒航海

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

其二

海外東夷數萬程無讐於韃亦生嗔此番去者

皆銜怨試看他時秦滅秦

十三礪十首

我有一卷書即二盟也仗之以為命所言非奇辭教

人歸於正昭昭靈臺間生死明於鏡願為大醫

王普治衆生病

其二

窮陰有巨虵。蜿蜒數千里。磨牙雨毒霧。聞其氣者死。我心不回邪。縱毒徒為爾。終將飛劍去。一擊化為水。

其三

哀哉大數乖。妖魔虛空劫。雨壞世界。一欲與大海通。群愚捫空走。奪命鬼手中。陰極集萬惱。願天生暖風。

其四

蒼蒼南山松。特立孤峯巔。身此至正氣。性於太初前。流泉近靈物。鬼飲之亦仙。况抱長生寶。永陰娑婆天。

其五

大哉萬物母。清淨光蕤蕤。獨尊而為帝。天地亦其子。我見我之身。彈指魔王死。歡喜獨自笑。清風萬萬里。

其六

北荒騰黑陰。飛妖蝕漢日。閭闔九重門。老胡騎

馬入萬世。熙明殿。度宗朝一朝韃靼窟。韃靼即

江南荒野間。月黑鬼兵出。今賊也

其七

嗟汝兒女曹。至蠢亦孔醜。面笑心搖搖。欲進乃

却走。慙癡弄盲語。捧酒祝鬼壽。傷哉復傷哉。醒

眼頻搔首。

其八

偶背文明時。萬事暗蒼莽。詔汝一世人。父亡子

焉往。良心油然而生。千載垂清響。與道同周流。光

明塞穹壤。

其九

王道一陵夷。風俗愈卑隘。至於讀書者。見利直

下拜。一或持高論。聚笑議為怪。誰其振木鐸。與

世開聾聵。

其十

夙生抱一誠。天亦莫能破。云胡白晝中。開眼而

死坐。猛然風雨生。一叱萬邪挫。卒使世上人。子

孫永相賀

題蕭梅初舊所藏錢塘王畿圖二首六月

陰山腥蹂京塵鎖殺宮花不識春哭問一錢塘
江上月如今誰是去邠人

其二

撫膺唁國問蒼蒼郭喏聲中喜氣昌偷報故都
忠義士趙家天下又南陽

十四礪二首

法駕遙巡六載農桑煙火頓蕭疎深山大澤

精靈哭赤縣神州鳥獸居天下黃金歸朔漠南
中白骨蔽郊墟漳泉數郡屢反正賸有忠臣野
史書

其二

六合漫空一羅網驅搖椎剝極煩苛里辰錯亂
曆無準天地陰寒氣不和漢室公卿周勃少河
梁朋友李陵多楚然發歎悲風過渺渺吳淞捲
白波

十五礪二首

國家今板蕩。舊物一微絲。至苦說不得。長懷病似癡。人心危陷阱。天理過著龜。賴有二盟在。寧無吐氣人。

管無其二。出創寒原不味。對室公。卿周。時。下。

王畿三輔地。誰信捲風沙。南貨北填市。北人南

住家。亂招城聚虎。毒入土生蛇。說著未來事。戰

爭寧有涯。城。中。今。有。六。七。虎。或。東。或。西。一。暮。即。出。頗。有。見。之。者。

十日十六礪。

雙眼荒荒不寐時。冥搜俊傑慕夷齊。識符鐵券

虜當滅。夢出玉清天。亦依城裏月。明聞虎過人

間。夜久望鷄啼。深憐舉國崩崖底。誰搆懸空萬

丈梯。先。朝。嘗。於。蜀。中。掘。得。武。侯。鐵。券。有。胡。滅。漢。留。一。半。漢。滅。胡。一。人。無。及。依。舊。朝。錢。塘。之。

語。當。應。今。日。之。事。

六月大雨後作

推上滄溟犯玉京。業龍鼓怒恣縱橫。青天忽破

鬼神走。黑雨驟來山嶽傾。混沌重新開覆載。虛

空頓覺發光明。如今清淨渾無礙。一日南風萬

物榮。

二言詩

并序 七月 穀梁曰 弔失國曰言

丞相陳公宜中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

陳公宜中當國又以京庠上書識之抗疏

而遁太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

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

三宮不肯遷駕遂與張侯世傑劉侯師勇奉

二王迤邐南奔南海公嘗夢二日相鬪其

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竒兆數數

以耐字死諭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張
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托失風奔占城俄而占
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之之
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闍婆國嘗遣使齎香一
器遺張侯糾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
已敗棄厓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
丑歲公以泉州糖鬻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
戴恩偽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
徧誘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心者皆旋填

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於其主高氏。高乃告於賊首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闔城閉門，汲爨俱絕。一聞人聲，賊即搗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寓於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

應乃夾攻之，亦為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已。高之彌天惡逆，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微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寧不快哉！

相國生東甌，應識海壇沙。

古識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近年海壇沙

始漲陳公

早觀上國光，辟雍飛聲華。叫雲罵姦

權

上書言姦相
丁大全被竄

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

絢晴霞。中台勢將圯。

平章賈似道
出師敗績

大拜宣黃麻。

國步正孔棘。盲塗相牽拏。鬼盜殺機弄。平陸闕

龍蛇。黔首心不正。居然中陰邪。蛛絲網黃屋。六

宮妃嬪壑。公奉二王奔。脫命毫髮差。瀝膽酌

上帝。哭斷口大呀。南邦血糊地。春深艸不芽。鬼

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痛集如蠆。百怪鳴如

蛙。蝕盡朱垠天。國寄海上槎。始知上色玉。潔

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沍寒凍不

死。微微命一漙。刀圭返魂丹。陽和匝彌遐。生擒
左賢王。剝腹鹽爲犯。却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
萬古虛空中。一僞不可加。俟我王師來。動地
騰喧譁。雷霆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爲人挾。以授賊。先托失

風奔占城。少保張公世傑擁廣王。即位於

海外。改祥興一年。已邠歲也。正月。賊酋烏

馬兒兵犯厓山。我軍與之轉戰兩旬。至二月

初初六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百餘巨艘賊軍
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興皇帝賴張公不肯
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爲龍見蜿蜒於
空中賊軍爭覩爲大異張公奉祥興皇帝
俄乘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
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酋張九萬
戶之本亦公姪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
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
數與賊戰雖行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

臣亦爲良將累遷上秩此不詳知故不書獨
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
乃僞說邀功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人
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行大海中
人豈不能脅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
德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
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
臺之像深以爲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
耶予日俟之予日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縮中
國綬。身潤白玉潔。面獰黑鐵醜。剛勇有武威。功
出衆人右。一朝天柱折。當畫豐其部。陰陽反鐵
炭。栝椿賊杞柳。公卿文章士。盡醉馬乳酒。未聞
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赳赳。
生死不攜異。寧受奸宄狃。平生鐵石腸。明白照
九有。熒熒赤伏符。百拜懸右肘。謀畫入微茫。僵
目拇撐口。死戰拓山開。高擎日月走。剖心餒龍
雛。淋漓血雙手。聖火壽綿綿。凡水焉能溲。瞬目

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
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
其後。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
建武又乙酉。光武乙酉歲中興爲建武一年。惡
今歲辛巳去乙酉歲只四年。獸腦百裂。始識獅子吼。天風吹
新雨。濁劫淨無垢。

辛巳夏七月

辛巳夏七月初五日正午。太白燦然見。太陰亦
俱覩。索屬驗其次。太白躔在午。兵爭周分野。天

下氣當吐。敬以詩識之。諸爲史官補。

避暑入古寺

避暑入古寺。暫爾遣騷屑。心靜涼於秋。倏然適清悅。彼哉誰氏子。對奕氣爭傑。惜其二低手。彼此茂竒著。旁觀發冷笑。連呼錯錯錯。救之不可及。流視入寥廓。

其十七 礪

我有真黃金。只作土價賣。陪笑徧示人。竟無一人買。日暮哭歸來。反爲衆所怪。安得明眼人。與

之語痛快。

昭君歎

漢朝遠人來入使。當時公卿短竒計。紫清殿內一朵花。狂風妒春吹落地。命墮窮陰鬼爲侶。回首玉皇紫清裏。舊愁新愁東海深。黃鸝舌破傷春事。江南絕色天下誇。元賊盡虜歸胡沙。或以嫁之鬻僞爵。于飛馬背行天涯。年深樂與生子女。情熱比翼忘咨嗟。果知禮義不忍去。亦有一死魂還家。德祐百官人稷契。腹飽理學縱橫。

說尚棄君父從背叛。乃殺妻妾學貞烈。男兒
 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教不
 得。時危罕見人中傑。能盡婦道能誨兒。王陵之
 母王凝妻。世間婦人誰及之。空恨昭君上馬時。
 顏色日老單于死。萬里魂歸身不歸。廣寒嫦娥
 今塵土。應見青塚雙淚垂。

數股十八礪。又人言。公卿。致。香。情。紫。未。效。以。

挺挺大丈夫。為世一準則。如何出處間。終始不
 明白。四皓本周人。多為漢一出。不終為周臣。身

與道相失。僅安漢社稷。暗墮張良術。惟我則不
 然。一身無二適。縱別生聖人。亦當死深密。我出
 興我朝。舊都建皇極。今力未能之。晝夜禱空
 碧。宣王車馬來。一見死亦足。

哀劉將軍

并序

王八相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師
 勇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僅恃排
 梁木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
 元虜大勢合圍。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

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爲之碎。廿一廿二
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門殺入。一城盡死。
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十餘人騎馬。
以通事者給賊盜。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
朝文何在。隨二王南奔。死於南中。韃賊因
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備。及得之。曰。平江鐵
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
矣。浙右之人。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
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圍裏脫兵氛。匹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
貞讐敵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月。
地下心銜塞北雲。爲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爲史
筆傳聞。

江南絲

江南絲盡入機房。欲此虛空彼富强。鞭撻別工
皆學織。程量計日定成章。驚心蟠鳳愁應死。淚
手攀花痛不香。貧者只宜巖谷隱。艸紉綉。葉當
衣裳。

暫爾下生來。落身命塵網。高明氣常清。貧賤語亦響。雙足風雲行。一心山水想。何時了。國事方外適幽賞。

大宋地理圖歌

混沌破後復混沌。知是幾番開太極。四方地偏氣不正。中天地中立中國。神禹導海順水性。太章步地窮足力。悖理湯武暫救時。謀篡莽操大生逆。離而復合。合復離。卒莫始終定於一。粵自

炎帝逮唐堯。兩漢大宋傳火德。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形氣俱和禮樂脩。誰料平地生荆棘。風輪舞破須彌山。黑電亂下千鈞石。銅蟒萬舌咀梵雲。玉帝下走南斗泣。中有一寶壞不得。放光動地神莫測。云是劫劫王中王。敕令一下罔不伏。燕南垂。趙北際。忽必烈。正巢其地。一聲霹靂吹雲飛。真火長生世永世。山深。水水清。縱橫十方變化身。恒河沙數天壤殼。獨我志氣常如新。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并序

山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
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
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
一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六月半。
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
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
作。電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沉壞。韃軍半沒
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

上。無渡船歸。為倭人盡剽。山上素無人居。唯
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
白骨山。又曰枯髑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
攻倭。敗尤甚。虜首敗歸。幾遭虜主所殺。竝罰
陪金銀鈔物。咸窘且怒。虜主又謀復舉攻之。
耽羅國方八百里。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
運糧調兵於彼。為餉衆。窺倭之地。倭有五十
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狠
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未勝俱死。不戰死。

歸亦爲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
犀角，利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
高險難入，可爲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
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
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剽韃難算。意
欲攻出未能，年號昌泰，未知擁誰爲主。元賊
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未已。
火德一脈終如何，諸處伏羲出者咸有之。然
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爲一己之

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於懷者也。我

朝列聖無失德。

大宋有道之長，當粲然

復興矣。公孫述、隗囂輩，燭火也。寧敵漢日之

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

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船。

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

倭有徐福廟

猶怨

舊時嬴政苦，厥今天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
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

潮播海翻。電大於拳。密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
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
必於取。已剗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戶。抽丁語。凶
燄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
燄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
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
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
蘇武開笑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欣
然。鬚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爲

賓我爲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
翻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古萬萬古。

二十礪五百字

素志欲隱去。蛻名辭筆耕。偶值惡劫來。眼界亂
縱橫。窮北洞窟底。竄出老魔精。被髮走如風。四
臂擰雙睛。面竅噴毒火。直射日月盲。一海人髓
酒。五石瓠爲觥。鬼鼓徧空響。白氣幻長鯨。夜叉
發羣機。砲砲打玉京。老仙戰股立。手扶鰲極撐。
畫弒盤古死。紫微貫攬槍。諸天落淚雨。終夜淋

滴傾。爍人變醜相。蠱目豺狼聲。餓虎插翼飛。善
類誰能撓。送命納彼啖。遊魂嘈冤情。血凍天下
立。赭鐵蛀玄蟲。雨肥髑髏腥。生菌高於楹。獨抱
深痛蟄。數與死相爭。讀史見義事。意氣如雲生。
圖窮匕首見。今豈無荆卿。真孤匿山中。今豈無
程嬰。獲得九尾龜。灼紋橫庚庚。大寶子傳子。垂
統無畢程。高聲叫亂世。聾聵豁痼醒。速卸胡兒
衫。仙帶飄佩珩。身辭陷陰路。火邦即蓬瀛。我秉
正直心。明比日更明。豪興凌高秋。磊落人之英。

決當勇於動。持平平不平。手擘虛空開。身提天
地行。千妖百裂死。萬古一擲羸。獨出娑婆外。世
界懸空擊。猛飛大山來。突立青崢嶸。劫初第一
峰。鬼神不識名。樹粲百寶花。石削五色瓊。香霏
月中髓。碧沁秋痕輕。天上闢新國。以正治八紘。
大赦統乾運。平心持道衡。洪福溥無疆。一切命
皆亨。下界齊拜舞。笑賀羣相迎。愧昔深腥辱。悅
今趨義榮。淨脫夙骨臭。瑩然澄秋泓。正性本不
壞。生死通一誠。逆爽殄微塵。主氣光大清。犀象

怯漢戰艸木助晉兵。周勃軍左袒。杜甫詩北征。

趙祀必不絕。宋禮吾足評。我土我百姓。永

劫心不驚。天君坐靈臺。誓行前後盟。謂前後臣子盟檄也

念念死亦呪。願寶期必成。口血寧有變。浩劫光

晶晶。

中興集二卷
此詩十行百集或萬古一編
中興集二卷
此詩十行百集或萬古一編
中興集二卷
此詩十行百集或萬古一編

後序

思肖生於理宗盛治之時。又侍先君子結

廬西湖上。與四方偉人交遊。所見所聞。廣大高

明。皆今人夢寐不到之境。中年命於塗炭。泊影

鬼區。仰懷理宗時朝野之臣。中夜倒指。嘗數

一二名相。崔公與之。李公宗勉。游公侶。杜公範。

吳公潛。董公槐。閻臣孟公珙。彭公大雅。余公玠。

趙公葵。陳公鞞。向公士璧。名臣徐公元杰。蔣公

重珍。度公正。徐公嶠。潘公枋。郭公磊。鄉張公端。

義劉公漢弼章公琰李公韶張公忠恕王公遂
劉公宰蔡公範王公邁曹公豳杜公淵徐公經
孫蕭公山則陳公昉黃公自然洪公天錫范公
丁孫李公伯玉道學真公德秀趙公汝談袁公
肅蔡公抗趙公汝騰錢公時徐公霖文臣李公
心傳洪公咨夔魏公了翁危公科程公公許劉
公克莊湯公漢劉公子澄詩人徐抱獨逸戴石
屏復古教耀菴陶孫趙東閣汝回馮深居去非
葉靖逸紹翁周伯弼弼盧柳南方春翁賓暘孟

寅曾蒼山幾杜北山汝能翁石龜逢龍柴仲山
望嚴月澗中和李雪林龔嚴華谷祭吳樵溪陵
巖滄浪羽阮賓中秀寶章雪崖康孫花翁惟信
其他賢能名官豪傑人物老師宿儒仁人義士
僻在遐方異縣深山窮谷誠匪車載斗量所可
盡如斯諸君子落落參錯天下當時氣燄何其
盛哉度宗登極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
身相尚賣諛平日挺為君子者亦舌噤若死宜
其人才咸無稱焉養成德祐莫大之禍不可

救藥雖 德祐後忠臣義士亦 理宗朝涵養
所致者 萬乘南遷宗祐塵土臣子之痛終天
罔極今忍死暫生期集大事不暇以歡情倩目
調笑風月為詩人美麗之辭疇昔 咸淳壬申
嘗確然立志悉委舊學已絕筆硯文史謀入山
林蛻去姓字甘與艸木同朽盡敬以我還之於
無聲無臭之天向非 德祐虜禍天下無復賦
詩作文矣昔上有聖天子下有賢公卿儒士豪
傑人物我藐然匹夫可以隱泯於天游今而上

無君世皆賊我當為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天
其綱常於無窮也率有聞而笑之曰豈少君一
人哉每厲聲應之曰正少我輩一人耳實萬萬
不容不出為斯道立極也歟大逆熏心冤憤填
抑目遇逆事相忤尤覺豪氣不自禁非不知賊
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
微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真情發為歌詩決
生死為 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死必行故
氣勁語烈殊乏和平興趣實非詩之正道 先

君子嘗謂英氣道之累。又謂離騷亦不得其正。但以高古忠憤過之。其以是之謂。先朝作詩。皆尚盛唐製作。冠冕佩玉。五音相宣。如大朝會。法度森然。此皆我朝祖宗仁義之澤。况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果能一出誠心公道。斥去偽語邪思。蓋詩道必致之效。舍是而詩。恐非古聖人之所謂詩。今天下人所思。皆邪。詩之根本。摧喪無餘。此爲何時。出而言詩。爲仁義辱甚矣。果欲爲之。必知所立身。乃可思。

肖幼本不肖。且大不孝。資質頑鈍。授之以學。若水灌石。了不相入。先君子盡平生精力。竭其所學。癡呪枯木。望其必花。今若鳥離能飛。詎敢易。父母所行之轍。恣謬其所之。亂後所作詩。二百篇。固近於正。一或不能行其所言。願天誅之人。誅之。彰其不孝不忠。僞語罔世之罪。使悉聞其惡。皆相顧而語曰。其父母如是。其子如是。吾與汝其戒之。我晝夜懷懼。深思遠計。施於言語。果無益。不若身之於事。以風天下。暫乎默讐。

緘誓屏吟詠事。決其必行計。獨以謀之神。以運
之。剖析清穢。豁如天開。位三綱。福萬物。願俾天
下後世莫不知有君。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
父。始可以見我。父母平日教子之志。今忘叨
叨。再四。紬繹。力主於行。爲終身誓。不求天。知不
求人。知不求人。知亦非有所利而爲之。蓋臣子
之職。分當如是也。若律以詩。去古人法度。誠遠
矣。當憐所遭之時。爲何如。時之爲戾。如是之極
也。夫以時論之。在天不在我。以理論之。在我不

在天。時雖異。卒不能違於理。理至大。實可以制
乎時。昔父母教我。勿違理而行也。素矣。是以
我自許。我可。必集亂世難成之事。時曷能果。病
我耶。我誓執無終極之終。以終其有終。期無負
於國於家焉。願畢天下世世之人。一而行之。
三極之道。至矣。盡矣。維

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陽
月望日。景定詩人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後序。

久久書

前後臣子盟檄二篇并跋并詩昔分其字而
九九錯綜書之又取久久之義故託其名曰
久久書祕其機神其事庶幾便出入衆不疑
其文且竒其留傳可以久久俟我大事成當
釐爲正文激勸天下今又閱四年而事未集
大痛在心晝夜不釋期於必成乃事一日興
動竟釐爲正文讀之激發其志但我死有期
矣恐生不能爲國家報讐死決當爲大義

民望日景文書入三山惟南道長官自爲是年
大宋三百一十百二平與時以煇藏其年五期
三辭之直主兵盡矣
此 國定後高麗華天不無世之八一而六之
亦非在望時無然此之於以於其自無陸無
亦自以知下必製備世時此之也知昌宗來亦
亦知者 又母必外也此此此下也素矣其以
其天知理異卒不語直以野野至大貴世以備

心之

久久書

五

吐氣我昔有詩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
罔俾竟食言劫劫抱長恨此二十字心誓盡
之矣久久書後九跋蓋跋前後臣子盟檄也
特意微隱爾德祐八年長至日後十三日所
南鄭思肖書
久久書正文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朔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
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
人極焉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

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
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
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
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
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闕國脉貪官
虐吏剝削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
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
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
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

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夫母龍鍾，憂憤成疾，旦暮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譬賊隸婦。

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汙，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旦旦惟真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

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疇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諤諤。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於數。偽夷狄以王。膏而為賊。反叱吾愚。執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為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讐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為。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為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

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為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於以正天地。大位於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寶不父之願。寶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斁。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

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禮樂光華於躬為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日數也勢不可為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慙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

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芾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與擇趙公淮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已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功上下

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銜冤痛於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

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倏遭瀕洞腥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拊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醢矣。嗟夫。身可殺。心不

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
弓裘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
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
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
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
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艸木淒苦四顧
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
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
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

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舍垢隱忍又閱
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
懼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
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
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
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丕作恭聽號令勤
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
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
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

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
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父母勤儉育之
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
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
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
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
無子之人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
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母忘父言我

屢嘗竟夜鰥鰥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
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
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
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
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螫龍一出頃而
霈雨壯士長嘯剗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
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儼若坐雲叱空
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
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

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於心。終施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一父母教。用剪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
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
大宋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泣血誓心而書

越四載 德祐八年冬至後釐爲正文久久
書舊文茲不更錄

久久書後九跋

一

此一卷書凡二千二百三十四字昔先夫子授我曰真奇書也名曰久久書由是行之可以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今未可發其秘久久觀之當自通其文此潛心數歲終莫向其辭支離蹇吃罔測何文何義流離顛沛與此書同生死數矣不敢忘先夫子所教故今存焉噫山林禽獸之天江海魚龍之季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吾之天今所聞所見所交
所言所行所止所欲所食其吾之天乎其非吾
之天乎將與艸木歸枯朽乎終與日月同光明
乎一係於久久書焉行將絕世事委形死志通
晝夜寂坐禱於靈臺之天必能冥悟其旨吾當
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又當
大書特書其書以風後世云已郊歲立春後一
日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八八二言卷八

我之命受於父母之天我之學得於父母
之傳縱萬萬鬻其肉亦弗復遷之故不敢與天
下人相遊於同惟守天理於至久而立於獨以
我父母不與天下人父母一其立心與天地
一與古聖賢一敢爲不肖子辱之哉大紀淪歎
同風一汙知我者惟我而已即我律我而我且
不中我乃以我之律而律於衆人宜乎與人日
益踈背夫今之人吐語無竒氣爲時所變化叱
古直拜富貴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剖肝膽相授

熟窮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恚莫我之合或相
與遊終非心於吾之天者也此書實難其託欲
碑其一立萬山之上函其一沉大海之底明揭
大義爰鎮覆載間而語話癡錯容色槁悴死有
日矣形骨固壞然有不可泯滅者在焉茲其位
育天地萬物於無窮也耶已卯歲旦三山所南
鄭思肖億翁復書

三

朋唯心自語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
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三烏取其爲人子念念思
之心痛如割今當誓死行其所教終期於肖不
然我父教我何事已卯三月望思肖復書

四

朋友居人倫之一今天下大壞風俗一爲之汙
染欲得相與語吾語者竟不可得伐木麗澤之
義殆將廢矣抑天下果無人乎故出則獨遊歸
則高卧爲世嫌罵指以爲癡蒼天蒼天我讀我

父書者也。浩歎激發，以手抑胸，血漬兩背，乾
坤若變色，淒然欲風雨，凜乎其不能自存。忽作
而言曰：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吾
何憂哉！
五
我父今逝十八年矣。昔在膝下時，教我極嚴，
隨事陳義，啓其昏頑，行坐寢食，無一事一時而
不教。且痛加之鞭撻，直欲吐其心，納我胸腹間，
使其速肖於人。譬如種種子於枯塔之土，今萌

芽者，百不一二。舉其大要，則曰：不能事親，非孝
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
也？辱於家也。故立身為人子之終事。孝經曰：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之謂也。汝不行
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我母亦語我曰：汝不
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至今歷歷耳聞，髮立
汗下。父母之言一出諸口，即心服而行之者，
孝子也。今悖父母所訓，委身汙雜，為名教罪
人，願天下之為人子者，悉以我為戒。國家其庶

幾乎况我父遺所著書數帙又注易甫及六十卦而逝夫繼志述事實人子之責今天昏昏日茫茫正切切然為天下大事計心夢飛亂卒未暇為我父足其遺書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又犯之我父遺書終授之誰耶我知雷霆必誅我矣掩面一慟昊天罔極

六

亦幾於廢矣蓋天地萬物不能自為天地萬物必以人而天地萬物之人之道大矣哉日輪西傾覆載咸夜羣生冥塗索行莫知所向可哀也已速吾之帝出乎震開天下曉使昭昭然行大道中人道立則天地萬物咸盡其道吾事畢矣右三章皆感歎久久書而作滔滔有懷言之不足故言之而又言焉今併書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所南鄭思肖敬書

七

今之爲人父者能生之不能教之惟慮無財遺其子苟能教以學業不教以仁義曷爲父間有不孝者亦詬父曰不遺以財使我終窮至謂天不生我於富貴家爲怨也豈父子之天耶嘗思百工之富者知遺財與其子貴者知延賞與其子人君知以天下與其子獨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我父之恩過於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聞以天下與其子歷代人君莫不然以道授其子千百世

不一見父欲聞道且不可得奚以授於子世之父不多老聃輪扁也縱有之尚不能喻於子道之難聞如是哉我聞道矣一天下之事皆小之但知我父所授之道爲至大白又加於身實不懼曷以變之昔本大不孝今知改爾得如是者非我能也實我父之力也故生生死死一以久久書爲心意悟天還吾道亨矣昔羅仲素論瞽瞍底豫事曰只爲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陳子翁聞而善之我繹思其言直與六經相表裏

今天下人一之爲惡道本無闕斷使無知者爲
時所瞽痛可憫我有我父之道在了然不惑
獨立不懼豈易至是益信天下無不是父母之
語爲至論惜乎生後不得見斯人一拜之世道
錯倒今疑誰語其惟仰蒼蒼一歎乎辛巳九月
廿四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吾聞有志者人莫破之鬼神莫破之天地莫破
之生死禍福莫破之夫如是我知我久久書必
開大明之天終集厥成也志與道一萬古如新
敢再拜焉敬勒爲誓辛巳良月初六日所南鄭
思肖億翁書

九

我書久矣書後凡八作猶不能已於已也所以
不已者何我父之志未伸也我父氣如烈
日秋霜其嚴行如精金粹玉其潔今洞觀一世
人竟無似其毫髮者我欲學之也自始逮今愈
學愈不肖仰而望之巍然其大乎始教我爲君

孝也。今小人矣。易形革面。躑躅獸走。得罪天理。不齒人類。如之何。不使我哭泣摧抑。痛割心肺。晝夜悔恨。若莫能救。人莫不有子。其子未嘗不肖父。誰謂我。父有子。乃如是。為人笑罵。直累於先。厥罪為大。深思我。父昔日鞭撻。不可復得。痛哉。痛哉。誓自今始。心無他思。目無他視。盡力死行我。父所行之塗。雖生死禍福來。悉不敢避。一念動於中。天地鬼神。昭監在前。或敢薦違家法。我。父終不瞑目於空冥間。鄭思肖盡

深思之。今恥事虛文。此為絕筆之誓。辛巳陽月初八日。所南鄭思肖億翁書。

西漢絕十八年。景帝之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光武興漢。其派實不出於武昭宣元成哀平諸帝之一。漢絕一年前。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勝之孫。昭烈皇帝興漢。其派亦不出於東漢諸帝之下。大宋開中興之天。或不幸而如是。亦寧不可乎。惟。大宋。一祖。十四宗。聖子神孫。之後。亟圖之。微臣雖不才。不敢不盡生盡死。以

慈驅馳決不食言

大宋德祐九年四月七日臣鄭思肖敬書

帝之...

...

...

...

...

...

...

久久書

雜文

竝元賊犯

中國後所作



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

猷懶道人凝雲小隱記



猷懶道人蘇人也既猷矣又懶焉蘇人中之真

蘇人也今天下人荒涼如秋夢影白日聲飛空

青弔形獨淚怨逼春枯愁挾秋語均化為蘇人

矣悲哉與其流於流孰若止於止猷兮懶兮如

雲之凝若迹於迹無心可心孰識雲之即吾兮

而吾之即雲兮其凝其質其散其天乍離乍合

孰操孰舍吾不知其誰爲之也。陟蹟之堂索玄
之根欲名其誰實不可得。安能擬其爲之者與
或者曰凝雲小隱在西湖之上。歎懶道人所創
四方高人息肩問道。粥晨飯午棲神遊真之所
也。吁吾匪不知創者歎懶道人也。然歎懶者其
號骨肉者其形舍是而索之則爲之者誰與問
君而君不知問吾而吾不識吾亦不識君之爲
誰吾之爲誰也。彼其彼此其此互名其名聾瞽
至死或欲識之請問於凝雲小隱主人歎懶道

人

一愚說

愚衆所鄙之之稱也。喜而納之者其隱於道者
乎。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軋乎憤騁乎矚而
兀兀而訥訥。素無怪其爲愚而喃喃而巖巖。今
亦化而爲愚。惜哉愚於君父家邦則天其遊。愚
於胡虜巢穴則身其囚。弔日景之燭物不晶。慘
淚痕之泣睛欲突。臨風一呼將莫裁其所之也。
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隱於愚也耶。

靜淨說

淨生於靜。靜一其淨。空然冷然。玄玄其玄。寥廓無象。先吾之先。索無首其首。潔無垢其垢。後吾之後。萬化形其意。吾靜淨其真。委天地冥日月。靜無靜。淨無淨。吾其靜淨。靜淨其吾。二其一。一其一。匪二匪一。悉吾太極。

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

德祐六年己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得一夢。始則栩栩然。冥冥然。若冪若蟄。若

醉若曠。若迷身雲霧中。憑空任其所之。俄而遽遽然。泠泠然。若有所至。然開目。則身在山中。私謂其地爲西蜀之極西。其山中巖崖巘壑。參錯綿亘。峙竒走怪。形勢飛舞。非漁樵耕獵所趨塗徑。其仙怪龍虎所區窟宅。三晝遊覽。萬不六七。忽迫暮。遇深闊徹碧之溪。竟行水面。水離足三二寸。沿側石之徑。行迂峻。探窅篠。至一洞。石門忽自開。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即騰飛。至其上。得一

盤石潤潔如玉色平滿整截方可七八百丈四
垂陡絕下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結根鑿石之
土始一兩花須臾盛開香透頂腦復意其時初
冬至正十五六間月輪懸於天頂駐而不動相
去甚近極大極明直千百倍沈寥空闊清氣逼
人我心顛喜興趣辟易手摘梅花食頃空其樹
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嚼新軟白
石髓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具隨之懸
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我鍾先

先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
形陋彼熟食之子火氣昏其清明溘死其命於
穀肉之殼終棄墜其魄於冥城艸木英華後天
之清氣也梅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
陽之果其花天真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
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魔癡慘欲殺
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脉之仁出而萌芽欲絕
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夙骸腥滓盪化真水培
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

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
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
而擎。不與塵壤通接。九疊九萬仞。霹靂坼裂。神
護鬼捧。吸納煦洩。撐突峻削。磅礴塊圪。山氣清
潤。滋石孕玉。山脉相鎖。若犬牙銜錯。深走地底。
鍵乾坤軸。嶽形陂陀。臣伏若拜。奄蔭娑娑。巋然
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竒。叢併心目。空中有聲
之者。曰。此玉真峰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
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同生。更莫算其幾

微塵劫。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荒老。萬
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王
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
根紋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搆爲
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玉。飛出
泥丸。化而爲月。御天中央。直若干輪圓月。合成
一月。迫窄六虛。焜耀陸離。開大光明。一被照耀。
咸悟長生。大星踈踈。可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
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梅下。頻嗅頻笑。

方瞳不瞬溜碧相射竟欲與之俱化泯而爲一
倏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爲丹火涼水浮玉池
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迸散香霧六合同
同燦發玉光萬返乎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
之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文訖舉頭睨
此樹又英英而花矣花愈盛香愈清更欲採食
輒仰面長笑聲震空碧遂驚寤神思恬淨舌根
猶香夢中之文凡千餘字一筆而就且而遺其
半又二三百字怪不可曉剔抉其支離脉絡之

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遺爲他日一笑耳
聞者異之曰竒哉夢也曰竒之則不竒矣夫人
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昧乘氣機
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真有所遊歷
或先識其事或雜揉於感多慾者夢猥而昏無
念者夢寡而清要之俱化也詰其根則妄爾樂
廣之論未悉也別之有周禮六夢焉昔黃帝夢
遊華胥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
見周公佛夢金鼓老子夢遊屬賓莊周夢爲蝶

熟謂至人無夢乎其實皆託言也假夢以喻其
意彼數人者直不可測泥之反失之豈如左傳
所錄之夢非先識其事則雜揉於感者耶聖賢
或夢亦覺衆人雖覺寘夢此以異也夢生夢死
夢榮夢辱蠢蠢夢晝紛然蕉鹿盲於心原缺一字一漚
斥溟渤反詩爲極智夜夢泛而無根覺則出之
晝夢苟差敗乃德不得爲善人憎無寤時晝夢
之害過於夜夢遠矣悟者蓋寡我未生之先寂
然而無爲我既生之後順天理以全歸厄之不

挫也天之不憂也奚以富之貴之福之壽之耶
無愛風慾薪鼓爨靈臺之火情想俱枯顏嗒喪
其肢體視寘無視聽寘無聽思寘無思五官咸
天厥職一無所倚孰爲夢孰爲覺然則向之所
夢又不可以夢而夢之矣

自戒

有行至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
親之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
一毫越理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

無故與之猶不受况妄謀乎忠孝仁義睦於家
藹於鄉不以害遺於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
佞殘妒塞於胸間心目所至悉犯於理貪涎滿
吻并色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勢劫之矣雖死
且有謀餘孽猶毒於人必難終以福匹夫有行
保身保家保子孫遺善為閭里傳卿相無行亡
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為後世笑敢斷之曰
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
非損我者也實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於此人

將拒我如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
之拒我也莫若以所以拒於人者反拒乎吾身
庶乎可矣妄以言議人則幾於小人能自檢其
身則不失為君子終身其行斯言乎我少也昧
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凜然或恐悖之
玷於父母願必進於道期為君子之歸故書
以自戒

文丞相敍

國之所興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

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
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
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
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藝祖
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
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略竒偉臨大事無懼色不
敢易節德祐一年己亥夏遭韃深追內地公
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贛鄉兵
三萬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

閩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
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臯亭
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即潛挾
二王奔浙東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
直入屠弑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衆從忠文公
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
一見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
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
顏公竟據中坐胡床仰面瞠目撚鬚翹足倨傲

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賣國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尚以理折其罪辨折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殺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口賊酋阿

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卷甚嚴密公間闕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濬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邀奪二宮還行內公叫揚

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真州城即差軍
送東往秦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
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
餘人勦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
歲在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
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
死末事也此豈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
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既
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從其說賊擒公

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控持搦腰
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此刑法耳
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拜有
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
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
稷至此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
此汝道有興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
土地付與別國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
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

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為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我立。二王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為

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為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既為丞相。若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

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
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亡，我立。君以存
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何功勞之有。
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君如子
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
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
而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
汝降而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煅煉試觀我
變耶，不變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輩。

之。舜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
死也。叨叨語十萬劫，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
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我之罵愈烈。昔人
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終
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
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
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
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漢王。
光武興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

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訟獄者歸之漢文帝即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晉文是也謂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九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

曾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酋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郎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術劫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君同朝之士

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劓、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勒太皇傳諭，說公降。韃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穽，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韃。衆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墮於窘。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辨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辨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

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寧肯叛而從賊耶？弟璧來，亦如是辭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首長，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給對曰：特來見公，餘無他焉。

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美。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既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溺之。曰。此濁器也。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粟不果。被賊殺。或謂久

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靼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尚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

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即
大慟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
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
怒公然忽必烈意尚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
三說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
公欲如何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
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為僧尊之曰國
師或為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
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

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
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
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
降我則令汝為有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
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
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湧白膏剖腹
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
心肺與衆酋食之昔公入天庭擢第唱名第一
出而拜親草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

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撫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觀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

縈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徇國之辭。間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偽其歌詩。揚北軍氣。歎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

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
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
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首名不書其僭偽
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為平語
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
光薦蹈海為賊鉤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
和杜濬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
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
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

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
名儀號草齋公被擒後已邠歲往北道間作祭
文遣孫禮詣廬陵草齋先生墓下為祭仍俾姪
升立為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
為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
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
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
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柄筆詳
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為公作傳

者甚有其人。今略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撫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為後世臣子龜鑑與。

論人辨人章本蓋其實未始書也。不欲觀其人。先觀其行。然後觀其志。復觀其氣。使其氣不偉。則早矣。或曰。行者觀人之本。奚以其志其氣乎。曰。其行雖可取。苟非我徒。寧舍之。小人夷狄之中。豈無有行者存焉。揆其名。則非古人。論人品。甚嚴。先以定其分。復以閑其別。古者

凡民之秀曰士。今之名曰士者。未嘗不讀書。能文。實則非我徒。其志其氣。早行乎萬物之下。屑為物之御。幽幽因因。夢杪忽之欲。獨私其天。不見聖人之道。廣大弘深。渺無津涯。果何時天開而春融耶。志者。入道之始。氣者。成人之終。志不高。不足以入道。氣不充。不謂之成人。聖賢之氣。渾渾然如太極。昭昭然如天地。粲粲然如精金。巖巖然如泰山。是氣也。道義之充也。不可以外假。今之曰士者。知是氣也。蓋寡。豈能觀是氣。又

豈能養是氣論人品之法恚委於無傳故我之
論人始以論人品終以觀其氣自照一世廓兮
其空終身獨行亦宜矣乎

高子答天然子辭不文不辭之在
我殷娑婆之春人其網常四十年蠢蠢悶悶盲
盲冥冥變智以愚溯其初死有旋有破無還無
萬萬一一咸喪其然或可乎天然子咀其旨邁
其顛斂繁枯根三極萬化恚臣於我仍却之乃
既矣

警終

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
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蓋死之者乃所以終之
也惟天未終之亦所以白其平日之心也白居易
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其亦有見
於是夫國家盛時士大夫以幸而全其名者
多不過蟠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不利器今之
大變決江河而下流天下一波亦足以見人之

心矣。一以古道遇諸人，徧國中無與語者。一以今道遇諸人，詭遇獲禽，無往不得。我徧國中，行無與語者久矣。奚獨今哉？以古御今，難乎。雖然，寧死不敢為彼，立於孤道於密，每惕然而驚，有不喜聞人聲之意。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為而癡癡不天？其生惟求克死為道乎？曰：寒浞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興；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句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

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於天，貽辱於先也。亦毋使後之人謂我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書此以告於心，爰警其終焉。

後世之論古今天下正統者，議率多端。自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偽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中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

於聖人中國正統之史乃後世中國正統帝王
之取法者亦以教後世天下之人所以爲臣爲
子也豈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孫堅拓跋珪
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之語雜附
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六夷
國名年號及某祖某帝朕詔太子封禪等事竟
無以別其大倫先主爲中山之後本稱漢陳壽
作史降之曰蜀於逆操史中乃稱蜀丞相諸葛
亮入寇若此等類豈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

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
國事非夷狄之福實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馬一
旦忽解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見
之但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人實大怪也中
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語蓋斷古今夷狄
之經也拓跋珪十六夷國不素行夷狄之事縱
如拓跋珪偽稱元魏之禮樂文物僭行中國之
事以亂大倫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實爲夷
狄之大妖寧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

天也君臣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
 若夫夷狄風俗興亡之事許存於本史如國號
 類中國之號所謂僭號元魏是也及年號某祖某帝某皇
 后太子朕詔封禪郊祀太廟等事應犯天子行
 事等語苟不削之果與中國正統班乎若國名
 素其獯狁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竝從之猶古
 之列國亦猶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聖
 人得柔遠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則
 猖獗四馳矣或曰拓跋氏及今極北部落皆黃

帝後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
 墮詩禮或悅為阜隸或流為盜賊豈可復語先
 世之事而列於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
 種孽氣生為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
 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
 即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後則非也孟子
 曰舜文東夷西夷之人也史記曰舜冀州人也
 黃帝之子昌意七世孫且文王之先嘗避狄難
 矣未可遽以東夷西夷之說而論舜文也舜文

大聖人豈可執東夷西夷之語例論後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脉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載宋齊梁陳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為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 僭稱隋 借謚文帝 普六茹譯姓曰楊奪偽周宇文闢之土而併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猶引楊

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譜云竝宜黜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詔封禪郊祀太廟等事宜書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呂后稱制八年武后稱制二十一年牝鷄之晨俱惡逆事書法同前但仍書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以后書之如自古以來諸國之名仍存之蓋出於天子之所封也若論古今正統則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

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
陳巍然綴中國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過百
七十年俱無善治俱未足多議故兩晉宋齊梁
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
載記涼武昭王李嵩七世孫實夷狄之裔况其
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頗久貞觀
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
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
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誅王莽

曹操爲漢臣逆也晉六茹堅乃夷狄呂后武后
乃婦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盜賊之徒俱僭也非
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逆也如逆莽
逆操篡漢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奪之者
非逆也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晉六茹堅之國
大宋取柴宗訓之國是也善乎僭唐李竄
露禱於天曰臣本夷狄願天早生聖人弔民伐
罪如湯武則可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
武憂天下無君伯夷憂後世無君斷之固有理

僭謚
明宗

後世必藉湯武之事以長無君之惡李觀曰湯武非聖人亦宜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今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大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

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謂之正統或者以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之語以論正統及得地勢之正者爲正統俱未盡善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與以天下爲憂後之人君執天下爲己物以天下爲樂夫以天下爲憂則君子道行以天下爲樂則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亂之由分也治則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搖動一或不然朶頤神器者至矣此天下不容長一統也

有天下者可不敬歟。夫春秋一書，天子之事，夫子無位，即魯史之名，書天下之事，不獨爲周作史，實爲天下萬世作史，尊天王，抑夷狄，誅亂臣，賊子，素王之權，萬世作史標準也。邠堯夫曆始於堯甲辰，極有理，或謂神農傳至榆罔，共八代，五百餘年，蓋堯而上，實難之考，有窮氏，絕夏祀，四十載，南軒以甲子書之，尤得史法。晦菴通鑑綱目曰：莽大夫，晉貞士之類，固得之，然猶有未盡也。歐陽永叔正統論，辨秦非閏位，亦未然。朱

晦菴取范祖禹唐鑑，良善，其中尚當定數字。此我猶有志於作正統通鑑之書，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敗者未必皆非，史書猶訟款，經書猶法令，憑史斷史，亦流於史，視經斷史，庶合於理，謬例失實，泛書史之通弊，最不可不察。或曰：數千載事，今約以一篇之文，斷之不亦太簡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論正統，決不易於。是惟識大體者，必以我言爲當。庶幾正統永不墜緒，我經大亂後，燭人事之變，遂通古今上下。

而定之。確然以正統僭逆之事爲論。思之三年。然後定。參錯前輩議論。斷以已見。惟主於理。以爲權衡。厥今統緒墜地。斯民俵俵然盲行。可痛可傷。深欲即諸史通鑑之文。痛辨大義。悉刪繁務。考證得失。纂定書法。以明正統僭逆之事。爲第一義。併削僭逆之號。用天子事例之類。宜直書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統通鑑。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統之源。至堯始書甲辰。然亦不過統論堯時事。自夏以後。漸用編年。其大不可

考者。決不可以意補。宜如夏五法。或謂予曰。正統通鑑理宜只載正統之事。君所謂三皇五帝三代兩漢蜀漢。大宋而已。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雖曰中國。恐不可書。以紊正統通鑑之名。曰當知正統通鑑四字。是舉大綱目之名。兩晉以下其實附之。以續編年。至於嬴政王莽。晉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不如此。則上下不貫續也。若曰正統通鑑全書。我心緒凋瘵。家事淒薄。絕無書籍。可爲憑藉。况其間毫髮

予奪之權費訂正者甚多實非一二十年不足以辦此書况先人有未畢之遺書在為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已見之書實犯不韙且萬世賞罰之權實為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於毫末之間揆我之才實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賴於後之識正統大義之君子

一是居士傳

一是二字本程子語
庚辰九月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

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艸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曆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

理也。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神鬼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至象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肯以

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為仇讐。或癡如哆口不語，矐目高視而僵立，眾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潤

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
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
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
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
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
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
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
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友交情集序

朋友人倫也今廢之豈道哉尚何望於一生一
死之間耶邇來詩家者流率尚唐人法度以苦
吟爲得趣得一聯於終歲者有之死而不傳爲
朋友盍惻然於懷我是以創意於交情集非故
舊不與於斯得朋友盛名與清風俱無窮於天
地之間則詩亨矣

試筆漫語

九月廿二日

噫空懷貯秋碧狂走孤足高叫破膽手擎肺腑
出照天地蓋皎如也

衆人所行吾不行衆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
於世然卒莫之能改
一語合道天下歸之奚庸多言

塞眼新寒潑人欲僵翳雲疊疊積壓愁晦揮劍
一畫開暖生明照萬物有活色吾知天地不終
以陰慘厄人

責謬

我凡與人語人皆不解我意謂我語不可曉耶
我心中了了無疑謂我語可曉耶人聞之懵懵

相視波斯咄咄梵語別國人俱莫辨之譬之以
此則我誠愚矣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
其八九久之則七六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
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者有之雖然我之觀
人固如此焉知人之觀我不如此哉斯二者其
謬抑甚矣夫故作責謬

書

先君跋

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思肖幼聞先人每喜道先大著高叔祖之
事長而知其本末之詳蓋竒人也先高叔祖

事孝宗朝極有聲忠蓋極諫斥罵姦邪不顧
一身唯為天下慮當時晦菴南軒東萊艾軒諸
公極深敬之三十歲兩優釋褐三十八歲即世
今所存者唯註易一部天不壽之亦命也夫
先高叔祖贊於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於莆今
其直下子孫亦莫知其為何如想亦猶吾為
先人之子有覩面目也先叔翁與吾三先人
剛毅正直同此一天子孫俱遭時艱伶仃孤苦
俱不得學乃祖乃父之事誠有愧於為人

之子孫祖宗父母冥冥間有知必殛我棄
墜忠孝家法之罪實何辭焉用是書於先人
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以見子孫一縷哀告
之誠云爾先高叔祖諱鑑字自明號植齋

先君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數生平所為不孝一事最深理久當殛
死非自損抑語蓋實有罪感造物赦之開其自
新之路今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
先人德尚忍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

公受封之後。至晉永嘉。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
導村。今十數世矣。高祖 上字秀 曾祖 上字

字 祖 右 左 世世襲以讀書傳家 先君兄弟

二人。伯氏蚤喪。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

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初。

已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

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

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

易。可以形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

又無伯叔長兄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氣

豪邁者。特髣髴爾。獨憶思肖七歲時。親歷之事。

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

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

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閩。端平出師。復

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

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為

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

氣頗盛。京尹趙與憲。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

天府廣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
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
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
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
之事先人爲社稷生靈憂蹈此危機有司求
之二年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矣在京
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禱
之先人以為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
百獨留禹廟泰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

胥廟亦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
每事正直無邪諂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
酒嗜食茶他亦不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
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
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正則受有酒即飲
朋友有錢即與朋友聞人之善昌言之見人之
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之抑且
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魏巾異於衆議論氣
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

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弗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為彼所踈。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黨比之交。其實情則貌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翫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作三牒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

三十七頁 甲辰第十字靖字考 鮑氏清傳集政作靜

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為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紱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為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闡請為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為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臯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遙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閒適。天不壽以年。

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易箒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

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五百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橐爲賊取去僅存於別橐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肖又懦弱無能爲一絲文脉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間正苦吾族在鄉甚

心史
三十八
盛誰歿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無先祖墓。在江陵城外。先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先人丙午遊江陵。嘗望祭焉。先人墓在姑蘇甌山西隴。亂後。幸無恙。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水化骨殖矣。天長地久。北風淒寒。如我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先人遺書。剴剴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國事大變。奚敢獨以家事論。今爲國爲家。

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南風堂記

辛巳六月

我命於亂世。特立不倚。或或而行。若有待焉。無家可居。寄炊於人。幸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身。必一見中興盛事。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直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籍。寓之以瑟棋壺觴。

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之人不納也得一處此
死亦無憾蓋南風爲天地正氣時雖夏月南風
盛萬物被之氣潤神悅春夏之令苟愆反以北
風則艸木寒悴歲旦南風主豐登東風次之西
風北風主荒歉凡種蒔艸木之時得南風終茂
且實或西風北風悴而不盛四時種蒔俱然稻
花開時日正當午最喜得南風忽北風吹之穀
花受寒損而不實或西風亦傷之冬間深山窮
谷積雪經月不消值北風西風雖晴日當空雪

愈堅凍一南風披拂之縱不晴亦俱消盡呂令
曰東風解凍蓋論天地發生之仁始乎青陽之
地終莫如南風之速化皆問之屢試之驗者之
事也南風之來解人煩鬱皆願迎其涼北風之
來砭人肌骨咸欲避其慘今天下病矣誰能迴
帝舜南巡之駕競之以南風耶揆之物理人情
皆然取以名吾堂實所願也期以此堂立春始
敞通青陽之生氣將以進南風於堂之上而爲
君立冬必瑾絕黑陰之慘妖於以拒北風於堂

之外而爲臣。春之後，秋之前，晴明則闢，陰雨則
闔。四時之間，主以清明溫厚之氣，陰邪雖戾，寧
敢犯吾天。斯堂信美矣。然非大丈夫，則不稱是。
夫大丈夫者，始以一身執綱常之權，悉舉天下
後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理，一
溥天下後世，俱融性命之天。超古今，照日月，高
立萬世垂範，無疆彼聾氓瞽夫，汙穢其命，紛如
茫如。國於毫髮之耿，自以爲天地之大，不過於
是言詔之則昧，誠動之則神。故我以無語之語

銘於太空，當開千萬億世聾瞽而聰明之。天地
日月可歸變壞，此理之銘不可朽亂。天下後世
將天其天矣乎？此堂亦寄耳。豈徒止於一堂之
安而遽忘天下後世哉？天其相我，必奏厥成。當
實其堂而碑斯文。

久論

久，小人所難。君子所易，小人僞也。僞則無終，君
子誠也。誠則不變，身道而行久而愈久。其天矣。
見道明則剛，孰以變之？彼變者，未見道者也。欲

久而天惟趨天理之塗而力行焉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
 崩於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生觀議
 將攢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
 何蓋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
 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謀
 復歸都汴期遷梓宮附葬先朝諸陵間故曰
 攢今太皇崩大難中或葬藝祖昌陵側出

虜酋意實為逆事微臣齧舌志在中興復讐
 期遷太皇歸合葬穆陵側穆陵理始正故
 亦書攢今朝廷無史官時事散在四方山間
 林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已
 獨見獨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
 可一事一字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
 生死動心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
 有所懼於前氣則餒欲直書一字體粟神變手
 亦戰掉莫能措筆喪其魄矣奚取於史哉或不

如此作則非所以爲史。凡遇元字，竝削之。直書爲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爲初年，或爲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竝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興，凡姓元者，宜敕下易姓爲宋，或易姓爲胡，絕僞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敕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竝削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

論野史哉

因山爲墳說

自古天下夷狄盜賊興，諸陵盡遭發掘。漢文帝瓦噐而不金錫，因山不造墳，後獨無恙。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噐，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項，無爲山陵陂池，裁合流水而已。唐太宗嘗頒制，務從節儉，於九窆之山，止容一棺而已。又郭威嘗戒於家曰：昔我西陵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

衣紙尾棺勿作石羊虎。劉向諫厚葬。疏張孟陽七哀詩。虞世南諫山陵厚葬。疏言之甚詳。甚痛盜長陵杯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玉杯之類。倏然已出於人間矣。靖康後。本朝諸陵遭金人發掘。殆盡。獨索。藝祖昌陵不得。金人登鄰山高望。本朝諸陵儼然七堆。下即其地而求。只見六堆。累歲求發掘。昌陵竟不可得。又昌陵林木間。至寒食必掛白銀紙。金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馬軍先寒食屯駐。昌陵左右密。

伺之。至寒食掛白如舊。殆神矣。此屢聞於北人者。德祐一變。大臣富家墳塚。竟無全者。唯因山不墳之墳。得免者多。故我先人墳亦以此免。古今葬者。內則金銀珠寶。動盜者之心。外則神道月牆。酹石羊虎。示盜者之目。溫韜輩胡爲乎不興心乎。漢楊王孫裸葬。見亦遠矣。葬者藏也。欲速朽也。奚事美觀。若灌之水銀。反不化爲害甚久。或只掘無水。至深之坑埋之。更不用木椁。碑石之椁。欲其速化。此亦有理。否則用因山。

不墳之墳內而深葬外而無迹。徧樹松柏使子孫知其地。莫能知其穴。始爲得之人。欲厚葬父母者。不孝也。今江南諸陵受禍不淺。何可說耶。藝祖在天之靈。赫赫如日。聖迹如斯。前朝未見有如此者。吾知天下未遽屬他人手。思肖德祐遺臣也。諸陵之淚不乾。然謀報亦未晚。他日中興聖人。願墜於是。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寒。

與飢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洒淚弔終古兮。周覽冥迷。南仰炎邦兮。黃纛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艸淒淒。東望蓬萊兮。瘞煙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閼兮。殺氣何盛。陰寒癡慘兮。生意何微。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翠華巡北嶽兮。六載猶未遒。歸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嘯。

妖獸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災兮庶物命斷。
問汝羣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兮爲大恥。
未報誓挺空拳兮當四方驅馳。非我自爲戾兮
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雖死亦爲金可銷。
兮鐵可腐。萬形有盡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
明明在上。一忱齧磔兮。寧不監予衷。私謀爲仁。
義吐氣兮。人不從之。天必從之。大誓死死不變。
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涼涼兮。獨立獨語。彼沐
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其動

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著。外被汙垢之衣兮。
內抱瑩淨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
灰燄紅煖兮。易一哭爲衆笑。倏於變以道兮。萬
世其春熙。

語戒

卑哉。今人無高見也。語人以上策。乃下之。試人
以下策。反上之。固知爲無玉之石。有之。決爲則
足鬼。合於理。不合於時。無愧於中。反是。死有餘
憾。是以不能易其所學。求悅人之見。宜其退曩

求艸藥於市。不得其真。求之野。紛然亂目。卒莫辨。道逢龐眉野老。歷歷指譬。徧舉似是實非者。相教。乃取真者相授。始得其說。藥微有異。治療誤。病害良深。誤者多。辨者幾希。豈獨艸藥哉。人為甚。人最難辨。似是實非之語。一中於盲者之心。深領私悅。主為至當。牢不可破。終身無治法。君子瀝誠痛語。必遭叱唾。自取辱。彼不受救。誰能救之。天下孰無智。特無真誠耳。真誠者。至正必當之論也。以其無真識。誤人於謬。反執為是。

竟莫悟。悲夫。志於道者。不可不察。凡見人溺水。誰不動。救援心。勢有不然。避之不為。不是非。斲於力。勢不可耳。當其時之可。然後言之。風動神化。一新天下。又豈憚其勞哉。世今擯我。非我擯世。辨萬於萬。為時所賤。默一其默。與道無極。

三膜堂記

昔我先人。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來京師。

庚子。始居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遷養魚莊。丁未。遷長橋。壬子。遷慈幼局。卷甲寅。來吳。寓

苑橋。乙卯遷條坊巷。凡六遷居。壬戌二月。先
人歿。乙丑遷黃牛坊橋。戊辰遷採蓮巷。庚午遷
仁王寺。辛未遷雙板橋。甲戌遷望信橋。德祐
乙亥十二月陷虜。丙子九月。老母歿。已卯遷
臯橋。復遷望信橋。我凡七遷居。今猶未定。一身
飄零。與時為敵。獨喜胸中戰勝。客塵已滅。然始
欲作南風堂。今復作三膜堂。何宮室之之奉。擾
擾胸中。吾寧有是哉。天下未安。一身不敢求安。
南風堂首大義也。三膜堂述先志也。其先國

後家之事實不在高簷邃宇。驚紅絢碧間。願見
大宋中興後。當縛茅屋山巔水涯。身隱者之
天。寓其名曰三膜堂。是時州郡城郭。王侯第宅。
煥然一新。吾始釋天下大憂。乃述吾家遺事。孰
曰不可。光武興。嚴光之志遂矣。

犬德

元賊南破中國。至於犬。亦殺食幾於盡。今之犬
續續而有。皆元賊南破中國後。漸生者也。我行
道路間。六七載以來。數數見羣犬吠頂笠者。衣

心史
四十八
冠之人過之則不顧處處皆然犬尚能吠頂笠者人乃不能惡頂笠者人而不如犬乎頂笠者韃賊也以是知韃賊又犬之所嫉者也犬且不與之天地豈與之乎犬誠義物也

漸論

昔我之生與人而居及我既壯與獸為徒堂堂見為人忽忽化為鬼魅其今日乎安於獸鬼之天奚復人其思始也漸今也化漸之為害古今人之深病當漸之時自謂無妨也謂漸乎入可疾

而出也又謂我所用者權也殊不知惟君子始善用權他人假之卒入於大惡久假而不歸性之矣權實有漸之機存焉漸其漸漸墮不知不覺中與日俱深慣之為自然矣十月雀入大水化為蛤一為蛤殼而濡竟忘雀飛而啄是故人之出處不可不慎其初人欲之動至微頗見智者或暗於始或欺其不足畏終流於莫救防微杜漸君子懼之小人不懼之此小人之所以惡也強於為善者亦以漸而進孰謂漸純乎非惟

在心身

四十九

文丞相贊 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心。虛明
瑩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為樂。不以死為憂。此靈
之所以得為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
或流於邪。播盪愆風。自穢其天。雖不靈其靈。而
卒莫汙其靈也。是物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
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覩其跡。若無為。實可
畏。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其唯聖賢乎。不

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又豈能為
忠臣孝子也。與。文山先生。大宋之忠臣。孝
子也。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源乎詩書之教。
溥博乎。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
不窮。盡於忠。盡於孝。為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
立萬世人道之極。卓子哉斯人也。卓乎哉。以斯人
也。凡人遇事於難處之際。始別人心。始見人。才
澄波平陸。誰不能舟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之。
或能久之。不能天之先生。天之矣。鄰於死也。數

曾不毫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明之天。大宋
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日月無終
窮。史之其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敬作贊。寓
我之誠焉。爾贊曰。卓為神人。早平始。心世入
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
之氣。下福於地。艸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
天亂地惑。通之為夜。一氣悽惻。公之大名。與
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大宋之出。出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德祐韃人犯闕。雖
受偽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
為讐人執。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即死。夢桂之妾
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媯。媯以夢桂死。盜捲其物。
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媯竟以女許嫁張酋。求
勝其事。媯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人。
柔柔掉頭不顧。媯乃脫女。出往佛寺焚香。與張
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即
與媯釋爭。竟逼娶其女。媯始明告女曰。我為汝

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身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黃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尚書，開閩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即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叅政鉉翁，併諸朝

士至，竝未改衣冠，始自慚愧。萬石還撫州，為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兵南入，逼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免哉。冤哉。萬石始為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為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為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

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德祐叛

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乎。

祭 大宋忠臣文 古公 德祐七載歲在辛

維 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

已十二月己巳朔越十有八日己酉德祐孤臣

鄭思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禱於 大宋

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公諱天祥丞相陸公公諱秀夫

參政李公公諱庭芝參政陳公公諱文龍參政單公公諱公選

嗣秀王趙公公諱與擇制置李公公諱芾經略馬公公諱

暨 察使姜公公諱才太守趙公公諱准權守趙公公諱

卯發 通守夏公公諱椅都統王公公諱安知縣阮公公諱

正日 於戲於戲偉哉偉哉郡國數百僂指人才

惟我數公秉心不回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

無死與天吐氣神照八極福被萬世凜乎英風

浩浩無窮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不及有禱

必從 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胸而

橫欲吐莫吐啞口惇惇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

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草木人形陰以相

之克壯茲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庶幾斯民不
 盲其生此第一儀唯神其聽仰空而慟願鑒血
 忱尚饗

臣等奉命出使... 惟神其聽... 仰空而慟... 願鑒血忱... 尚饗

雜文

大義略敘

我生大不幸適焉逢此逆境國之興亡自古有
 之其亡也必國君有失德民心乃離散我大
 宋列聖相承以仁立國豈謂靖康遭金賊之
 禍耶南渡列聖相承亦以仁立國豈謂德
 祐遭韃賊之禍耶即今日而論天子無失德
 民心不離散遽逢凶禍必有其故非微臣蒙
 君之惡曲為其說移罪於人公論在天下千載
 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口不言手

不書哉。今此略敘，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流大槩爾。昔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嘗慮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高指之法，厄其生聚。高者言若刈蒿也，去其耨指，則丁壯無用。後金首雍立仁慈，恕韃舊罪，免征徙。高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如是十九年，韃人孳育，丁壯甚盛，適金人白倫李藻以罪奔韃，說韃酋曰：金見汝盛，或重興征徙。高指之法，將奈何？不若興兵攻金，以自固。韃

主忒沒真，然其言以蒙古國為號，始興兵寇金。忒沒真大敗，後金首役小夷十八，紮人失其道，紮人誘遼之遺種，俱歸韃。韃以遼紮為前驅，攻金得利，迤邐深入，至完顏守緒立。韃遣使來，我朝假道淮東，趨河南，攻金。我朝不答，韃乃用力先滅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漢，入唐鄧。忒沒真死於鞏州，韃即立兀窟帶為主，復由忒沒真故道破西和，犯興元，擣江南，攻潼關。金人應敵失利，歲久力窮，潛兵入蔡，守緒嘗遣使來

我朝曰我苟亡害必及江南毋以舊事爲念
援我以兵共驅韃返北庶幾大宋得我爲保
障有所恃而安韃亦遣使來曰大宋與金世
有大讐不可不乘機共我滅金當以黃河以南
還大宋時朝廷尚大義謂祖宗大讐不
可不報命京湖間臣史嵩之遣孟珙調兵輸糧
資韃夾攻圍蔡州數月端平一年三月守緒
自焚死於蔡州所命之將泛取火死遺骸指爲
守緒骨殖嵩之函其骨并偽寶法物進於朝

金人疆土盡爲韃所得始孟珙嘗曰助韃滅金
自此韃必盛他日斷爲江南害深可慮其言至
今始驗是時朝廷失於以理遣諭韃人踐還
黃河以南之約韃亦以黃河以南棄而不守又
不思自河而南皆平原曠野地無險隘北不得
山後數州卒難守中原右丞相鄭清之遽興恢
復兩京之舉立據關守河之議是年七月命趙
范等分路復兩河趙葵領二十萬兵復東京范
領二十萬兵復西京范軍逼西京韃人登山窺

望軍容不整。即欺范兵。潼關舊有水匱。昔金人
恃此禦韃者。韃即放潼關水匱。水瀰漫。西京竟
蕩爲水區。衆軍皆爲水所陷。不及戰而大敗。歸
者無幾。癸兵已入東京。聞范兵失利。亦退兵。由
是韃人興兵。邊陲無寧歲。燬劔門。燬棧道。失蜀。
失襄陽。韃棄襄陽不守。又復襄陽。韃又假道大
理國。攻羅鬼國。頻年寇廣。至開慶一年九月。
韃酋忽必烈從陽羅堡偷渡鄂州。許黃州橫截
大江。大造浮橋。往來無礙。勢亦甚熾。搖動京師。

丞相賈似道開閩江陵。提兵來駐漢陽。率勵將
帥呂文德於崇陽縣。伏兵殺賊。大敗。勢始與之
角立。賊尚留江南。不去。適韃主蒙哥犯蜀。迫雲
頂山。其山險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
堅命衆軍立山頂。裸形望之。穢罵。蒙哥竟飲氣
病死。似道即密遣人說忽必烈曰。蒙哥已死。汝
宜歸。襲位爲急。又詔許歲幣。始欲退兵。景定
一年。似道命呂文德孫虎臣等。乘其退去之勢。
剽殺餘黨。斷鄂渚。大江浮橋。江漢乃清。理宗

竟全以為似道大功。四月趣入朝，秉釣軸。文德開閩鄂渚，統轄京湖諸州軍馬。韃以許歲幣為誠語。七月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似道素矜，開慶景定肅清江漢之功，密客廖瑩中，撰書數卷曰：福華編、諛誑鋪張，誇大似道勲績。似道懼以當時用計，給許歲幣事，損其名。理宗數問郝經入使之由，似道每含糊其對。理宗又曰：朕聞其來欲效亡金歲幣之例，今非昔比，比不可從。似道匿情對曰：求和出於彼請，豈容輕徇。

放入竟不令郝經入見。經所齎一函，不知何物，不得入見。終不肯開，蓋韃本非求和也。又無策遣經回，經嘗致書與似道，辭氣甚頡頏，可畏。以恐似道亦置不問。館經真州十六年，後值大變，始回。呂文德私意既殺良將曹世雄，又抑劉整，功復譖整有跋扈意。似道欲殺之，有密報整者，整遂叛。整說韃任責，取江南，謂一得襄陽，則江南唾手可得。韃遂注意謀襄陽，整亦有將才。似道嘗命文德俾間牒入虜，齎物賜整，密喚其仍。

歸赦罪復爵。整心疑而不回。但爲韃謀。悠揚其
答。整素知似道好玉帶。韃密遣使貢玉帶於文
德。求轉達似道。彼言襄陽舊有互市場。不開久
矣。南北貨物俱絕。韃人欲借白河之地爲互市
場。通南北貨物。我固知官府蔽護商旅。但白河
荒野商旅各有財本。懼爲盜賊所劫。韃人又欲
就白河築小小家寨。防拓以蔽商旅。似道納
玉帶。諾其請。咸淳二年。月。韃據白河築城。圍
大九里餘。實非小小家寨。襄陽守臣呂文煥

達於文德。竟不答。明年。韃以重兵屯白河城。韃
又築鹿門山城。又築萬山城。又築小堡寨十四
所。又於漢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脈絡相
應。死扼襄陽水陸路。及文德詳知其故。遣援兵。
竟莫能前。文德憤爲賊計。所給感憂病死。朝
廷屢遣援兵。只屯潁州。去襄陽尚四百里。諸將
皆不用命。進攻莫入。似道不力爲謀。京湖閩臣
李庭芝拙而無計。計。文煥堅守六年。折屋薪窮。
軍疲如鬼。忽樊城先破。韃賊盡殺樊城軍民。積

疊骸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賊打
回回砲入襄陽城，摧折樓閣甚猛。文煥意怯，又
襄陽糧絕，軍盡。文煥亦怨而叛。年 月，襄陽
陷。整又說文煥讐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
援兵，置汝死地。文煥遂怨 朝廷，并與韃賊運
謀協力，舉渡江之策。十年甲戌秋，韃僞丞相伯
顏領兵南犯。十月 朝廷先命淮西閩臣夏貴
提兵防拓江面。正值伯顏來圍陽羅堡，貴命其
子松提八千兵與韃賊十萬鏖戰，殺賊七八松

軍盡陷。松滿身負箭走歸，即死。貴是時失子無
恃，即輸心矣。俄又失陽羅堡，守陽羅堡將臣趙
文義不叛，不屈爲賊所殺。貴乃文煥舊人文煥
數饋遺，密說貴假道渡江。貴不從之。十二月，伯
顏竟從陽羅堡舁小舟，由陸地下港渡江。 都
統詢補謂貴曰：不宜容賊有一舟出港，嘗使我
軍兵船橫據江面，乃可無憂。或容彼船出，泛大
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出江，吾以兵船橫衝
彼，安能渡。十四日，俄賊舟漸漸出港，煙焰漲空。

及天色分朗賊船已充斥江面

即前詢補姓名

甚怒不

稟命於貴徑以所部五千兵登船死戰於大江南中報貴求援貴不發兵全軍陷沒賊登大江南岸貴不謀死戰不謀堅守即飄然領兵東下呼黃州守臣陳翼蘄州守臣管景謨曰虜已渡江汝宜自作區處貴兵沿江自縱燒劫而下京湖間臣朱禊孫領兵已至漢陽不急爲謀從容於元勳閣下拜受誥命忽聞貴已退兵失恃意怯禊孫亦退兵回江陵韃賊竟蕩蕩渡江寇鄂州

城太守張晏然叛夏貴領淮西重兵朱禊孫領京湖重兵其時貴與禊孫俱在江上但於黃州漢陽鄂州之間左右效力夾攻死守死戰韃終不可渡江縱已渡江儘可內外夾攻賊兵斷不敢深入重地犯兵家所忌禊孫固狠物貴老於將略虜素疑畏至此智窮心變勢儘可爲竟不爲謀束手無語似有所約焉使勢果不可爲貴能一戰而死人復何議貴領重兵之權而不死戰惟謀遁走曰非貴縱虜之來不可繼陳翼果

以黃州叛。管景謨果以蘄州叛。德祐一年也。
亥正月。朝廷除平章賈似道都督天下軍馬。
出師討賊。太平州守臣孟之縉叛國。遣降文越。
境過安慶。迎賊錢真孫。以江州叛。韃尚以安慶
城在山顶。兵糧皆具。勢不可攻。深畏守安慶將
臣范文虎作敵。韃兵圍安慶。仰望山城。若在半
空。未數日。韃兵怨形歌曲。二月。文虎以安慶叛。
伯顏大喜。得志。蕩蕩深入。賊犯池州。城陷。通判
權守池州趙卯發誓不叛國。夫婦自經於倅廳。

賊酋伯顏入池州。亦賞歎忠烈。始平章賈似道
出師。謀入安慶山城。開都督府。時大軍至京口。
報文虎以安慶叛。似道失望。大軍不可前進。遂
提兵止駐魯港。却就舟中。開督府。尚召夏貴領
兵至軍前。諸將亦至。俱未見功。獨拜孫虎臣升
節度使。俾統領軍馬。諸將不伏。夏貴竟領兵歸
廬州。似道遣宋京使韃軍前。甘償歲幣。伯顏問
曰。大宋出師。誰為大將。京以虎臣對。伯顏及
劉整、呂文煥輩。意欲皆欺笑。伯顏忽問叛去將臣

曰行在何時可得。呂文煥曰：內地雖近，有軍有糧，非三四年攻擊不可得。范文虎曰：內地虛弱，不足應敵。驅兵而入，可即得之。伯顏乃信用文虎。文虎為韃前驅，虎臣亦領先鋒前進。遇文虎船，交相詬罵。為文虎賊船所捎，又報賊兵乘夜已偷渡鄱陽湖東，凶勢已迫。虎臣竟走回，號令不明，軍勢自亂。二十三日，虎臣與似道密語，移時似道驚疑失措。虎臣懷懼，不肯負荷死戰。一矢不發，似道、虎臣各船遁走。諸軍俄失似道、虎

臣所在，二十八萬正券兵一時俱潰散。似道舟飄於真州，朱金沙、淮東間臣李庭芝遣兵救似道，入揚州城。官誥金銀關會船一皆遺失。虎臣遁歸泰州，堂吏翁應龍持都督府印遁歸。行在江石間，臣黃萬石叛，密信降韃。反一一截取。朝廷調兵省劄，盡持示韃。萬石即髻三搭辮髮，胡服，饒州守臣唐震叛，延韃酋入，皆南人，疑為強盜。偽曰：韃兵所襲，即殺賊反正。賊再至，唐震與賊戰，城陷，為賊殺。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

挾鄧傳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多示榜主張
大宋氣數甚力三月似道致書丞相章鑑曰虜
勢已迫促三宮渡海似道當海中迎入聖
駕矣似道又手批諭殿帥韓震命之促三宮
渡海手批誤達殿司副帥彭之才之才密告丞
相陳宜中即與編修潘希聖謀希聖從愆誅韓
震陳丞相密奏行其事始以計呼韓震至試驗
其語意果恃似道跋扈不法韓震謂三宮不
動但殿司山上發土砲入皇城警以虜至三

宮可遷駕矣遂命壯士出敕示斬之韓震子女
及裨將闕出國門叛而歸韃丞相章鑑遁身去
國王爚拜左丞相闔朝論奏赦似道罪促其歸
越終母喪建康鎮江常州俱叛京師搖動三學
上書言京師國之根本不可遷都自委社稷爲
棄物太皇批詔諭三學士子及百姓當與汝
同一死生爲誓中外咸悅四月京湖間臣朱禔
孫節度使高達竝叛沙市倉官司馬夢求見虜
至自經而死六月朔日食九分有強似道自揚

心史
十一
歸越首招心腹密客廖瑩中飲是夜瑩中飲畢而歸即死咸疑似道有異謀懼事泄以飲食藥瑩中死衆議紛然丞相王爚首奏似道罪乞貶竄似道似道貶循州褫爵籍家攝山陰縣縣尉鄭虎臣素銜似道竄其父死貶所之讐意乞防送似道謀報私讐判越州福王趙與芮素以受似道所制爲憾竟命虎臣押送似道之貶所朝廷竄籍似道密客貶其黨與收斂似道所竄逐人官爵丞相陳宜中收用人才旌賞激勵方

有條緒京學上書咸議陳丞相即抗疏自辨竟歸田里丞相王爚除平章軍國重事留夢炎拜右丞相議遣承宣使張世傑步帥劉師勇等分兵水陸夾攻未幾平章王爚遁避去國七月劉師勇由陸路進兵復常州張彥進兵至呂城馬墜塹爲賊所擒師勇止守常州八月張世傑統率孫虎臣等分部兵船由許浦進京口世傑所部兵船交戰正得勝俄見大船無數自揚州第二溝出因賊不張旗幟我軍別部兵船誤認爲

大義略敘

揚州聞臣援兵至意不爲備爲賊所入孫虎臣
竟命鳴鑼所誤我軍盡退兵賊兵進攻我軍敗
於焦門忽風水俱不利世傑亦退兵太皇屢
降手詔趣丞相陳宜中還朝九月右丞相除侍
讀陳宜中始還朝尚書文天祥挺身作檄傾家
貲糾集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至行在除浙
西制置使開閩平江府鄭虎臣押送似道至漳
州水綿菴似道踞虎子虎臣踢其陰而死後少
保張世傑問虎臣不奉朝命私殺似道罪斬虎

臣十一月常州受韃賊圍四十日城陷劉師勇
紹北裝辮髮詭計出韃兵重圍歸行在都統王
安節於常州罵賊戰死賊嘗擲十萬戶金牌誘
之安節曰我不作兩朝臣湖州獨松關陷於潛
千秋關陷陳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
勤王退守臨平國勢危迫屢次降詔趣淮西
聞臣夏貴京湖聞臣朱禔孫六郡鎮撫使呂文
福等提兵勤王竝不至皆從叛貴潛受韃主
忽必烈偽命衣服笠劔等物語韃曰汝若得行

在當以淮西來歸。勿我慮也。無錫宰阮正已不
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亦從父水死。隆興府陷。
劉槃叛。都統施炎戰而被擒。不屈。十二月。平江
府。湖州。嘉興府陷。丞相陳宜中力請。三宮遷
駕。直逼。太皇病榻殿前。奏曰。昔賊未近。不宜
輕動。自召亂端。棄宗廟社稷。今賊既犯京畿。不
容不遷都。設或不然。有難言者。太皇曰。昨卿
等三學諫朕。勿遷都。今乃逼朕遷都。朕病去不
得。韃賊果至。當投龍池死。二年丙子正月。陳丞

相密說。奏請楊太妃挾所生二王浮海奔浙東。
吉王進封益王。天下兵馬都大帥信王進
封廣王。天下兵馬副大帥陳宜中。除都督天下
軍馬。吳堅。除左丞相。賈餘慶。除右丞相。十三日。
韃賊犯行在臯亭山。丞相陳宜中又告。太皇
家姪節度使謝堂再三委曲。奏請遷駕。太皇
曰。汝姓謝。寧管得趙家事。教丞相來。及陳丞相
至。太皇曰。渡江有舟否。曰。有。曰。舟大否。曰。舟
大。曰。舟大可以盡載京師百姓去否。丞相不對。

丞相又以死戰爲奏。太皇不允。惟主於和。丞相又奏和則作降文授韃。自稱之字甚恥。聞之不若遷駕爲上策。太皇曰。倘能爲生靈計。此一字亦不惜。太皇昏耄。死不肯從。遷駕策陳。丞相即與武臣張世傑。劉師勇。蘓由義。文臣曾淵子。趙潛等。并奉國璽。浮海奔浙東。韃酋伯顏聞陳丞相挾二王南奔。賊甚心變。欲直入屠弑京師。朝廷命文天祥借右丞相名。使韃軍前與韃酋伯顏語。辭氣甚慷慨激烈。辨析夷

夏忠壯不屈不跪。賊燄稍平。朝廷命高應松作降文授賊。彼以無爲哀痛請命之意。又易劉褒然爲之。丞相執政百官盡出國門迎韃賊。或跪或拜。莫不叩首乞命。十八日行在陷。叛臣呂文煥首入犯國門。叛臣范文虎首入犯大內。太皇病不肯出。逆臣駙馬楊鎮銜。給太皇遷過別小御床。就床舁。太皇出。授伯顏韃酋。唆都領兵犯浙東。逼二王。二王御舟泊明州定海。索朝廷先所分寄明州金銀網。浚海

制置趙孟傳不肯發其金銀應副行朝軍需承宣使張世傑親入明州責罵孟傳僅還金銀三百匣繼孟傳叛以明州降韃湖南間臣李芾孤守潭州於隣郡屬縣盡叛之韃賊圍城凡六閱月力已不支不肯叛國左右皆逼芾芾曰汝輩欲叛耶芾命劊子自殺家人芾又重犒官賞金銀與劊子命斬芾劊子再四不敢芾又命斬劊子乃朝服自經於雄湘閣上仍縱火於閣下終盡歸於灰燼漕運鍾蜚英亦不屈先自經

而死及潭州官僚吏卒百姓莫不爭死於繩刀水火之間一城之民皆忠壯激烈韃賊亦愍之二月伯顏脅全太后幼君出國門丞相吳堅賈餘慶叅政家鉉翁劉岳以下官僚竝奏乞封贈三代及妻孥太皇從之堅輩不救國難尚慕虛名報國之心安在堅輩之罪何可勝說賊脅吳堅以下竝北行晦日丞相文天祥泊京口虜館夜遁渡江歸國三月朔京口韃賊閉城三日排門大搜天祥已奔真州由泰州渡海而

南日全太后幼君六宮親王竝北狩渡揚子江聖駕官車凡九十三輛大小官使六十餘人有叛臣教韃酋曰越上福王趙與芮宗親弟度宗本生父福王家多子姪下大宋根本猶在逆臣楊鎮使臣夏若水盡逼取福王及子姪輩竝北狩二王至温州御舟駐江心寺謀建行都迂續國脉南奔福州夏貴以淮西授韃去夏靖州太守康秋一字叛挾郡印出城降韃通判張希顏閉門城拒極力整齷備禦靖州本

隸於湖北閩臣以朱禩孫先叛越界聞之於湖南閩臣遂為之奏希顏除知靖州繼除湖北提刑靖勢不可守希顏移治飛山上通結洞民堅守殺賊謀為恢復計後因朝廷遣趙立齋省劄持二顆節使印迂道避賊由田一楊國入蜀論論答萬壽張珏各拜節度使提兵出蜀剽虜勤王立甫經由飛山下希顏留立相議乞留二節度使印借此印為說挽萬壽與珏出蜀拜受節度使印庶幾希顏可與萬壽與珏協心同謀

恢復事立遂以印授希顏會萬壽之姪德威偶以軍事經過飛山希顏不知德威已懷叛志喜而招德威痛與德威謀論殺賊事立先知幾飾說遁去德威曰勢不兩立即殺希顏於臥內希顏忠赤艱難有大志為叛臣所殺不克集事惜哉嘉定帥臣咎萬壽叛四月丞相吳堅等已陷幽州尚率百官入長壽宮滿散太皇壽崇聖節堅輩欺天一至於此太守趙淮居間遁避受擒不屈韃酋阿木遣淮叫維揚叛及淮臨維揚

城叫城上曰此城昔我祖我叔父為朝廷修峻甚勞苦語制置決不可與賊賊首責之併罵甚烈被賊殺淮之僕亦不屈被殺淮方之孫范之子葵之姪也施炎罵賊不屈被殺殺韃酋伯顏勒丞相吳堅等矯太皇手詔諭淮聞以淮東與韃聞臣李庭芝及姜才迎詔入公庭率官僚泣拜而焚之語虜使曰此藝祖高宗物也豈太皇可以私與人乎遂斬虜使五月初一日丞相陳宜中擁立益王即位於福州改

德祐二年為景炎一年上揚大妃尊號福州州城南壁忽崩七里入行在謝太皇北狩廣東經略徐宗諒密書通叛臣呂師夔許以廣東叛國降韃隨駕內嬪某氏賊欲犯之不可得書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自經死於虜館自去歲賊酋阿朮築灣頭築揚子橋築朴樹灣分屯死阨維揚至七月維揚糧絕聞臣李庭芝與都撥發官姜才統馬軍五千人步兵一萬人來入泰州謀涉海而南朱煥以揚州叛遂以報

賊中道遇賊酋阿朮截戰步兵盡陷獨馬軍勝擁庭芝及才入泰州韃兵俱集阿朮築土城圍阨泰州不幸姜才病腰疽伏枕泰州守臣孫良臣叛阿朮入泰州庭芝赴水虜以鉤活取之才尚按劍而語虜舁才出衆語勸才降賊唯背面不語遂鐵索鎖於夏貴節堂一日衆首把盞令叛臣朱煥諭勸庭芝及才飲酒庭芝不飲虜酒但垂淚不語才即罵曰天不與我耳與我汝賊輩皆副於我手歸罪指罵老賊夏貴甚烈貴抱

愧不對徐噉阿朮曰留庭芝及才終無益阿朮
遂斬庭芝庭芝受刑頸無血剛才才罵賊至死
不絕淮東諸州皆叛先叛臣黃萬石鬚三搭辯
髮身統韃兵深入邵武軍說諭守臣黎立武叛
立武不從棄城奔福州萬石遣人傳韃命四散
說諭州縣叛至浦城縣縣尉趙孟通辨罵呼衆
擒副賊使浦城縣升爲忠安軍復邵武軍萬石
竟遁八九月韃兵自湖南入廣東熊飛以兵戰
逐而退武臣馬堅於廣西糾募壯士數千人先

嘗欲往救潭州圍中塗聞潭州陷即回遇賊鏖
戰四十里適廣西經略李與已死堅徑入靜江
府據郡治開府庫辦守禦事自請於福州一行
朝旨任以廣西之寄守靜江府殺賊不勝城陷
堅提兵巷戰爲賊擒不屈被賊殺參議鄧得遇
不屈水死靜江一城之民俱爲賊殺得逃入西
山者七百人賊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人
不肯叛皆自殺十一月江東江南路諸關隘俱陷
及海道賊船俱至一行朝又棄福州御舟至

南臺海口正遇叛臣王世強所部韃舟時世強猶有人心竟不縱賊船相逼容張少保奉景炎皇帝御舟奔海而去後賊知世強縱御舟奔海去遭賊訶責悶氣而死嗣秀王趙與擇將扈駕三千兵過飛鸞嶺上遇韃酋阿刺罕領兵三萬人至與擇死戰數合殺賊十之八九與擇全軍陷沒與擇被擒不屈被賊殺王世強犯福州行朝竟以舟爲國綴旒國祚守泉州蒲受畊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泉州叛大裒金賊迎

賊反寇張少保兵船韃遣人說三郡宣撫使守興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與韃願得興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辨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張少保提兵圍泉州九十日不下殿帥李勝用命攻泉城被賊擒罵賊不

心史
屈為賊所劓。九月，復福州。受昉報，韃賊阿塔海領兵合至。張少保退兵入海，遇韃賊揚首交戰。賊舟大敗而去。監軍趙必宰糾義兵勤王，遇賊被擒，為賊殺。忠臣陳文龍之叔陳瓚糾義兵迎王師，除守興化軍。後韃攻興化，城陷。瓚罵賊甚烈，親為賊首咬都所殺。叛臣呂師夔率賊首塔出，由江西入廣東，取經略徐宗諒許叛。廣東州郡宗諒猶豫，棄廣東遁去。廣東諸州皆叛。始陳丞相意不欲圍泉州，攻受昉，謂殺南人不

損韃賊無益。張少保怒受昉，反為韃賊寇竊。大宋兵船決於圍泉。陳丞相懦儒，張少保武臣，勢不能統攝，語多不合。况左右前後，或人或鬼，頃刻之間，變化叵測。陳丞相身護玉璽，兵船前行，竟託失風，奔占城國。三年戊寅三月，重慶府城陷。閩臣張珏遁至忠州，為賊擒。六月，景炎皇帝以病崩於南恩州界。少保張世傑擁立廣王，即位於海外碇洲。行朝鑄金璽，行事八月，景炎皇帝攢葬碇洲。諡端宗，陵曰永福。

九月復廣州厓山建行都徙廣州民往居爲市海外諸國懼韃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朝廷軍需爲屏蔽攻賊計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兵入潮陽縣爲韃所擒不屈改景炎四年己卯爲祥興一年改本天曆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炎後南兵至屬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祥興一年正月初十賊酋烏馬兒兵犯厓山我軍與賊轉戰兩旬餘先賊屢敗賊再進寇勢急棄厓山我軍巨艘七八百隻

大可容千人泊厓山奧裏下碇相維勢若履平地外有小黑船千餘游擊甚駛與賊相戰甚利軍容嚴整烏馬兒領兵十餘萬視之意怯勢不可傍賊但據厓山爲寨我軍乘夜節節劫寨偷斬賊首累一二千級賊疑爲神具有叛將撥發者廬州人失其姓名領三百人降韃曰張少保所部兵獨有淮兵千五百人精勇無前餘皆民兵無足畏外若不可傍內實虛弱凡小黑船出擊得利之兵即巨艘之淮兵小黑船歸則淮兵

復居巨艘。不過此千五百人。出入張其威武。若俟小黑船。淮兵游擊時。以重兵掩內虛之巨艘。從後擊之。必敗。烏馬兒可其言。二月初六日。賊果俟隙。後攻我軍內虛。莫敵。後船兵盡走。聚前船。賊四圍合攻。淮兵打水死戰。出船少。少保張世傑奉祥興皇帝奔遁。唯餘巨艘十九隻。淮兵千五百人及民兵而去。餘小黑船亦遣奔去。制置趙潛。制置曾淵子。節使蘇由義。各統舟師分戰各遁。楊太妃蹈海死。丞相陸秀夫朝服蹈

海而死。叅政單公選亦蹈海死。惟掌金璽官抱璽蹈海。冒礙舟尾繩木間。不墜下水。為賊得。張少保先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夾擊賊。張少保遁後一日。果有四五百艘至。或報陳丞相兵船同至。探張少保敗遁。不與賊戰。即去。張少保未遁之先。趙潛。蘇由義等聞報賊兵頗少。眾議可。以進兵擊賊。獨張少保不肯。遂止。嘗聞厓山陷。虜忠義之士咸議張少保失在此。不乘時進攻。殊莫曉當時意。獨我臆度張少保恐賊舟埋伏。

先驅輕兵相撓疲我兵力然後驅重兵相壓爲
慮否則俟海外某國兵船行夾攻之法張少保
入死者數說叛者衆始終一誠不變不屈豈可
執此議其非或抱高見又非人測度可及天不
右宋無以施其智動成左計原其心實無瑕
可指韃酋屢遣人說張少保叛世傑曰我本北
人寧不知北人肺腑彼安有終始我受朝廷
爵祿歷年已深終不忍悖之我焚香誓於天久
矣不然幼君置於何地我唯有死耳張少保

妻妾子女先陷虜韃酋屢俾其妻妾子女等作
家書喚之歸韃皆置於不從曾淵子等諸文武
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壻交址或別流遠國
承宣使周文英叛反攻劫大宋金銀船盡奄
入已爲韃賊窮追攻寇大宋南奔餘舟殺魏
辰等陳丞相初奔占城國後占城降韃遣士卒
服事陳丞相實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闍婆等國
或傳張少保今駐軍離婁陳丞相張少保流離
奔走之間竟無一人興脅之刺之授賊之心非

二公精忠大義何以得人心如此耶。忽必烈聞倭國富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主作書報韃主。大意曰。大宋無失德。汝行逆篡。今垂涎及我。我當興兵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哲里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由明州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敗而回。倭遣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悟。意始背元。韃大宋工部郎中阮同老流離海中。被賊擒。

賊授北鞞。與之易南服。同老拔刀斬北鞞尖。終不屈。被賊殺。鞞酋咬都往攻占城。又敗而歸。壬午春。倭國舟師來攻鞞人。公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入。悠揚數時而空返。秋末。俱蒙國遣使遺鞞一合。一帚。或謂寓合掃之意。其事未易量。安南國遣使入鞞。謂彼土少婦人。願歲得婦女以千計。歲輸金銀為報。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已陷虜。五年。萬挫不屈。一旦覩德祐嗣君。拜而大慟。指忽必烈。肆罵甚烈。數其五罪。為賊斬而剖腹。

食其心肺。近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奪高麗。謀攻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邊。甚得利。逆韃亡。大宋興。此正其機也。德祐後變故。非言所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輿情所論。誤國者賈似道也。縱韃渡江。犯京師者。夏貴也。太皇昏老。太后善懦。嗣君幼冲。內無相。外無將。諸郡皆叛臣。大宋安得不厄。陽九之運也。今咸曰。魏冠儒者誤國。雖實有之。然文公天祥大忠極烈。

趙前絕後。豈可例之。曰。魏冠儒者誤國乎。或諉曰。數其然。豈其然乎。似道當國十六年。獨攬大權。禍福天下。行七司法。而吏格日峻。買公田而富家力乏。貶死前丞相吳潛。殺守潭州。買有功向士壁。在內百官賣諛尸位。在外諸將絕賞生心。人才士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謀。為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太皇不肯遷奔。渡江。京師衆大之區。不受韃賊屠殺之苦。卒受太皇至大之賜。公論則曰。太皇不當顧憫百

姓不遷都當論正統社稷為重從丞相陳宜中之奏為是大辱疊至含淚北狩此時雖有悔心已無及事至今忠義之士不得不重為三宮大哭大痛也猶幸陳丞相密說楊太妃挾二王南奔火德一脉不至絕滅閩中儒者咸賦詩譏議其不挾三宮乃挾二王此論固是陳丞相未嘗無死請三宮遷都之議恐天下公論罪以似道之罪昔議似道今自陷其非所以不敢脅三宮遷駕實不得已挾二王

行是時內外公卿將帥士卒指天誓日委身報國朝廷悉棄官爵金銀買其心命攻賊去未旋踵朝報某叛暮報某叛者即其人奈何奈何烏得不至於大破極壞也韃主忽必烈嘗問偽丞相火魯火孫曰俺聞江南百姓率怨俺行事惟思大宋舊政既得民心胡為又失國火魯火孫曰大宋愛民之道有餘用兵之政不足率為邊將誤國賣降火魯火孫韃韃中黠而直者其見甚有理亦知大宋得人心如此失國

如此寓意諷罵忽必烈行事盡於此見之奚待
多言哉韃人嘗語南人曰似道出師時伯顏及
諸酋俱懷畏欲退歸江南或有一戰勝俺俱去
縱未去亦不敢深入始雖渡江中頗疑懼不料
深入如履平地至家彼語深當惟韃賊進寇漳
泉及海道寇廣爲我軍所殺連年實不計其數
漳州屢反正陳某據山洞自守韃賊十攻九敗
獨有此一脉不絕然欲攻出則未能也先南兵
畏韃如千秋關獨松關馮公嶺關八嶺隘關分

水嶺關諸小關隘聞虜輕兵至即兵遁關陷或
能堅守韃賊擒土民拷打詰私路不語者殺民
畏死率度地勢妄告以路就驅土民斬荆榛攀
崖巖果別得新路突入關隘內彌望皆賊即兵
遁關陷自賊入南彼此俱無大戰朝廷內外
軍器米糧非數可計獨知行在軍器庫銅鑼亦
存四萬面其他兵器爲數尤夥平江府諸倉米
儲四百五十餘萬石韃分兵遷徙朝廷車輅
鹵簿諸法物內外諸路軍器米糧玉帛金銀寶

貝文籍車徒舟運塞路蔽河歷月逾歲曾未止
歌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金銀
曰撒花地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女玉帛曰打
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為土然則金穀非不足也
甲兵非不多也城郭非不具也特無人耳但我
宋列聖無失德天文無變異人心無怨懟
藝祖高宗境土安遠已矣乎必有所待而後
興也夷狄素無禮法絕非人類昔中國限之於
外但見衣冠禮樂之盛不染干戈臊臭之毒一

旦莽為夷域盡見醜惡凡虜有姓者皆中原遺
民今韃目曰漢人韃鞨則無姓或娶漢女為婦
生子願有姓者竟隨母姓又有畏吾兒乃韃鞨
為父回回為母者也又回回有數十種亦無姓
回回即回紇也彼俗不食豬俗傳為回回之先
所自出也韃鞨即今元賊也今韃主即忽必烈
乃蒙哥之弟也韃鞨本靺鞨部唐滅高麗靺鞨
四散遁走遺種奔逃陰山北曰韃鞨女真西北
有蒙國唐蒙兀部其人不火食生啖獸肉兀朮

欲滅之不克。後蒙人虜取金人子女，生子孫，漸不類蒙人，漸能火食。忽來與韃靼通好，合爲一韃靼。即假號曰蒙古國，乃攻金。舊傳韃靼舊界東接臨潢府，西接西夏，南接靜州，北接大人國。韃靼有數種：黑韃靼、白韃靼、熟韃靼、生韃靼。忒沒真則黑韃靼也。忒沒真死無子，其弟幹真之子兀窟帶立。及死，兀窟帶妻六婦據國。後兀窟帶子闊谷立。及死，兀窟帶弟馳藥，又名脫澀別斂之子蒙哥立。及死，蒙哥弟忽必烈立。馳藥有

三子。長曰蒙哥，次曰忽必烈，次曰阿里孛哥。先命據鎮回回地面。開慶間，阿里孛哥聞蒙哥死，忽必烈歸立傳國。阿里孛哥指罵曰：「忽必烈，汝漢種也，亂俺家法，謂蒙哥忽必烈之母俱漢人也。」阿里孛哥之母則韃靼，遂自視爲適子。以兵來爭，力不勝。忽必烈遣物致和而去。蓋夷狄素重母故也。阿里孛哥死，弟拔都代其職守。乃幹真之孫忽必烈寇江南，頗借回回爲兵，皆歸消折。拔都問忽必烈曰：「昔蒙哥死，阿里孛哥當

立而汝強立之。今我代阿里字哥之權。汝得江南。宜以汝舊有之地與我。汝自去守江南。忽必烈與之子女玉帛。屢不爲足。嘗遣韃子。漢谷瀘及僞相安東爲使。復齎物爲餽。說其安靜。拔都竟留。漢谷瀘及安東爲質。忽必烈有權臣曰阿合馬。回回人也。爲僞平章。久擅韃人一國官職。財賦之權。苛尅貨利。殺害良善。多奪人之美妻。豔女。韃之內外上下。大以爲苦。獨忽必烈信任焉。有子四十餘人。半有權職。窟宅七十餘所。分

置子女妻妾。江南內外寶物。俱半匿聚其家。拔都自僭建宮殿於回回地面。暗通結阿合馬。將謀響應興兵。奪忽必烈之國。阿合馬忽命其子亦掌兵權。僞平章張首深疑阿合馬。數子皆據重權。今令子更握兵權。意不良。與其黨王著謀著勇不顧身。歸家析棄妻子。密用術計。給以忽必烈之子真金。歸幽州。急呼阿合馬至。著持金瓜槌。竟搥死在地。軍民盡分齎阿合馬之肉而食。貧人亦莫不典衣歌飲相慶。燕市酒三日俱

空阿合馬之黨。矯忽必烈命，殺張首、王著等。暨忽必烈知矯命，妄殺忠良，蔓及別首，死者幾百人。籍阿合馬家，生南珠一千八百餘石，蓄馬十餘萬匹，家口七千餘人，竝分徙入諸首家爲奴。婢諸子皆斬剔剥皮，盡拘呼市犬，令食其肉。仍各籍其家，其妻妾奴婢亦分徙入諸首家爲奴。婢且根窮黨類，支蔓無辜，打勘索鈔，猶未已。由是回回不許與韃靼內外事，亦不許佩刀。出者不許還家。韃人咸壯王著此舉，即主以下欣然。

施與真北海青衣襖，裒三千件，焚而爲祭。忽必烈用火魯火孫爲僞丞相，行事暫寬，諸路苛苦。韃民方喜，未逾數時，仍虐酷過前。虜法朝出夕改，反覆不一。韃人素不自信，閱歷熟諳其詐僞也。近拔都縱汧谷瀘及安東歸，問忽必烈索地，併累索所借回回之兵。拔都所據守回回之地，皆阿合馬族類，謀爲阿合馬報讐。相與拔都大興兵，攻忽必烈。拔都得回回效死，正寇韃西邊。韃深受其患，忽必烈有三子，長曰真金，次曰戶

合真又次曰漢谷瀘僭封戶合真爲安西王據
鎮長安嘗謀篡父位事洩爲父殺忽必烈老而
病廢已久屢欲傳國與真金族人俱不從謂我
家無此法汝在一日自爲一日彼自忒沒真來
素不曾傳子長安遼東西夏舊韃靼地回回地
皆韃靼親族分鎮今真金已漸預韃靼國之事忽
必烈死真金斷襲國韃既無傳子法族人必興
兵互相屠戮淨破韃國乃已舊韃靼所居竝無
屋宇氈帳爲家得水艸處即住獸皮爲衣無號

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艸青爲一
年人問歲數但以幾度艸青爲答自忒沒真驅
金酋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爲巢穴即
亡金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逮
咸淳間韃僭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
新創始略華潔虜民咸可造宮廬與韃主通語
韃法人凡相見來不揖去不辭早求尊跪而語
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爲重單足跪次之
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

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辮髮囚首也
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始不
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咸淳初韃
始僭號元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
曰至元襲亡金僭效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
鈔以通貿易東高麗西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爲
韃吞併自古夷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
強最逆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
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韃鞑人亦自怨其虐

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威凡六世七十年僭天
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
其曰忒沒真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木之稱皆其
小字衆皆得而稱韃主素以歲二月往陁山避
暑八月還幽州陁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
百里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
北漸入韃鞑艸地舊界六月井有冰水帶黃油
鐵腥臭氣四時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
無屋宇氈帳鋪架作房如鷄籠狀門高僅五尺

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撞帳房。或脚犯戶限。俱犯
扎撒。見郎主鼻衄。紅浣穹廬氈席。為第一罪。即
拖犯者。繞地三匝。衆拳打死。韃法兵機甚密。行
軍甚速。例抽丁充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自備。
仍劫虜為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
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為利。即興兵。若中秋
夜風雨晦冥為不利。即不興兵。韃兵之強。得馬
之利居多。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回砲法。
本出回回國。甚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竅。

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
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嘗以此砲攻于闐國。彼
國以椶櫚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箭則
柳條為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
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飢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
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馬。高山窮谷。馬皆可到。
裹糧以肉為麩。乾貯為備。飢則水和而食。甚漲
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為酒。味腥酸。飲而醉。羣虜
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

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飲酒必囚首
氈藉地坐以小刀刺肉食授人人即開口接食
爲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尚右爲尊久不相見
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膝
爲極慙慙韃主鬃三搭辮髮頂笠穿韠衣以出
袖海青衣爲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却於
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
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即主爲
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

飛迅速之美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
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
云三搭者環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
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縮兩髻懸加左右肩衣
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
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俗
不好文身韃賊舊去孔子冕冠袞服謂不當服
天子服僞爵率有定價負圍野獠輸財即得僞
爵受僞爵人腰插金牌長尺餘闊三寸番書僞

爵姓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為重小爵則授銀牌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解奴婢解者至微至賤之謂又互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解音打互都海切稱自己物則曰梯已物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為偽丞相亦然撻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為辱受虜爵之婦戴固姑冠圓高二尺餘竹篾為骨銷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戴回回帽加阜羅為面簾仍以帕子罩口障沙塵韃虜

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鬻男女曰驅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父妻為已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襲又不礙今南人漸有全襲者父犯子妻反死罪韃靼風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呪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為祟之迹及茶毗刀斷手足肢體為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

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草裹尸乃入棺虜主
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剗其中空僅容馬草裹尸
納於中復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
韃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
路人盡殺狗糞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脣
爲佛歡喜齋僧則僧婦僧子俱來皆僧形僧服
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饜飲歸爲有功
德幽州建鎮國寺附宮廬側有佛母殿黃金鑄
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

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
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
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
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頸環小兒
枯髑數枚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
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
傳西蕃外道邪法韃主僭加之曰帝師歲歲四
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母殿四角置
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

三十九
劔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血塗佛唇爲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辨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見竒特事否。一對曰：見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篦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挿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爲佛觀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分臠肉食，留頭剝爲鉢盂漆而金鑲，持爲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

血塗佛唇爲祭。腹中嬰兒亦分臠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煨盡成灰。爭取灰藏篋筭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鞋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留妖僧宿於穹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衆妖僧與鞋主羣雌亦然。至撫摩吮啗金佛男形，無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即主曰：若即主，即主婦。若即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鞋主惑爲然，敬信妖僧。過真佛

願生佛爲子。故建佛母殿。又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刃。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舍身從樓上。顛下。粉身碎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藥封函置。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讐。番僧化鞋主曰。道經是偽作。謊語。蒙哥時。道士鬪佛法不勝。髡爲僧。今宜焚其經。鞋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留老子道德經。幾滅道士髡。

爲僧。胡俗妖怪慘酷。如是他務。繆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遊。不詳聞。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受鞋之害者。曰。我本金人。降鞋受害六十年。近始稍甦。汝江南富庶。即主無厭。鞋鞞回回嗜財嗜色。如命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愴然淚落。豈謂窮北極陰之氣。蠹蝕南土。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爲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

濟其貪酷暴虎生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戶彼曰站者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蓄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韉主急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拄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又諸州僭置平準庫抑買金

銀歸北私賣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間架歲納銀良重如納醋息差夫索綿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勒溫暖之家充重難陪費之役直破家鬻子女苦猶不止凡與韉主有貨利相縮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償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事亦發攤及無辜陪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言譬尚抑逼虜吏增羨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遷賞虧者陪賞虜酋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

者竝坐死罪。虜酋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蘖人過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儻能重以財，蒙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或復輸財見鞫，主鞫偽爵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絞之刑，唯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闊，重新剮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剝殺，彼曰扎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扎撒者，大條法也。鞫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

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僧爲僧官，統僧道士爲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鞫首聽訟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鞫騎馬，甚至透籍單獨析居。又怯憐口戶爲名，隸籍州郡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恣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銜怨苦。根刷弊倖曰打勘實假名苦虜首行騙財之術也。州州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首支蔓根窮賄賂歸鞫州縣酋長。

甚苦此為韃之勾當者人以鷓鴣為譬鷓鴣得魚滿頷即為人抖取鷓鴣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譬酋吏苛取民財復為韃酋脅取歸韃之苦良善更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窘於韃酋苛取物價驟騰湧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

加水旱人之種亦逮絕矣北地稱真定府最為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歡喜嗟呀意極睥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亂恣打虜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為牀土為几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織截粉飾寒天地窖藏火坐卧其上地寒少艸水爭收馬糞曝乾充饜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

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爲寒煙衰艸之荒涼。所以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腴。生啖蔥蒜。衣腥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韃輸商運入北。不斷遇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

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爲之。勒徙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共坐。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至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衆。甚至用麻藥。街市憎少壯男子。匿取去。仍日以藥。憎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德祐乙亥。抵今八年。所虜所買江南赤

子轉徙深入韃韃回回極北實莫數計生靈厄
運一至於是願充虜史皆習蒙古書南人率學
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
之字竝通以一字攝一字十數用極礙義理回
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韃近襲金人曆法差
於我朝頒曆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
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
似愚者紛然齎金銀寶物見韃主鬻偽爵獨不
思叛臣夏貴有大恩於韃彼與其偽爵尚不與

其權竟悶悶而死叛臣如朱禩孫孟之縉等皆
然獨信用叛臣青陽留夢炎語近爲阿合馬事
斥去叛臣留夢炎稍得志於韃譬如醉夫墜巖
石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爲虎反叫舞狎弄睡虎
鬚頷速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
酋如伯顏得江南阿朮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
韃阿合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
烈窮其根源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朮輩寧
不抱怨入骨韃人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

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二字爲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舊例。金人本女真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何姓爲大。南人給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主亦無姓。嘗遽然僭誑曰。俺亦姓趙。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也。韃人皆悖其天誠禽獸不若。宜其有臣弑君子弑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天亦奚忍不早滅韃興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者云。胡不。大宋之思耶。昔拓跋

氏之盛。南有晉爲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尚知晉爲正統之國。戒符堅勿攻晉。孰爲忽必烈。伯顏阿朮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猛崔浩輩千百之一。其爲中國害。則大慘逆。過古之夷狄。鼓禍熾毒。猶未底止。昔韃人用兵。所破城邑。縱虜掠殺戮畢。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脉相應。根深枝連。蔓引惡燄。難遽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

機固易然七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
耳所入欲倒一二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
義臨危必生異志有忠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
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其一求其真忠義
真才智之事亦未之見或觀其議論若有可信
密窺其心迹內抱一貪初無實能將才尤難得
以是朝夕究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前
後臣子盟檄後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
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

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
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俾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
徒託歌詩寓興之辭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腥
徹九天冤入九地中國盡誕鞋雖欲剗其遺育
則不勝誅戮果何法洗蕩還其清淨痛痛刺心
魂魄悵惘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何而遽已
哉如之何而遽已哉故凡聞見逆邪之事深懷
憤恨嘗銘誓於心曰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
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同心歸於正確於不變

一其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同歸於一是之天旦
旦顯望中興謂即刻可見不料八年今尚未
復如抱久餓思食不能自活但恐或者望南既
久意必墮於倦懶陷北漸深心亦隨之契化卒
陷於偽逆之地此當世人心之大病也願火
德速開中興之天立億千萬世人倫之統正
今日之大事我決為之矣德祐八年壬午春
追思歷年聞見大痛之事略無次序多所遺忘
深悔舊不識以日記然狂走無朋千不聞一縱

書之亦不備雖聞隱南遊北之士多作日錄書
所聞見遊歷紀述頗詳固未嘗見其文決知其
能為大義一脉死立赤幟苟非其人立論必不
公正史之反不如不史蓋無謬見謬語謬事以
誤後世也今人深中韃毒匝身液髓換骨草心
目而花眩語而謔錯竟忘前日人心人形於清
明之天愈久愈昏鬼霸靈臺寧復人形而語天
理其史耶聞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
纂大宋全史且令州縣採訪近年事迹又僭

作韃史逆心私意顛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
伸此我大義略敘實又不容不作略敘之作主
乎大義大體有所不知不求備載我紀庶事雖
不該博於衆人惟主正理實可標準於後世將
身行討賊之舉先筆定誅逆之法天理明白一
死不惜惟意此略敘必有差忒尚有望於後之
正直君子作史最是至難之事且處於堂內之
人門外之事聞或不真兩造在庭尚不得其情
懸隔議度豈無失誤一事之中人人所聞所見

或前或後或得或失各有異同况一人又各主
一見故聞於甲者如此聞於乙者又如此一犬
吠形影百犬吠聲自是訛訛相傳矣嘗泛取目前
俱見之事命衆友各作傳記及觀其敘情理操
予奪較當時之事各爭差遠况作文之士筆易
流滑據意揣度隨語所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更私意去取豈不重累於作史之實過褒不稱
事情過貶豈無冥怨是爲非非爲是人禍天刑
恐不可逃世之秉紀述之筆者採撫傳聞深察

事情毋但取意語完備為筆所使濫於無功累於無辜賞罰當其事庶無愧於為史則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矣

大宋德祐遺臣三山鄭思肖述
德祐八年歲在壬午之春述
德祐九年癸未春正月重修

大義略敘

後序

道本無說也見於日用常行間特迹爾是以民由之而不知之何者曰文古先聖賢不得已迹其迹寄於言教天下歸於道後世神其迹之迹遽為道在是反與道相悖愈邈或者救後世弊乃曰文者所以載道也然道本無說以有說窮無說殆已是故必有自得之學始可迹其道寄之以文不然綴緝摹寫支離汗漫縱一字源一經一言出一史析以還之皆古人糟粕即其中

求自己物咸無焉奚足爲文乃知文者非言語
之謂亦非外至者始於進學必藉以書終於造
道當蛻其書或泥於書則物矣必有自得之學
主於中繩繩然日用常行間左右逢源萬物皆
備於我庶幾委迹而天矣雖不求爲文森乎吾
前道妙生機充動流滿周於六虛何莫非文下
視言語之文誠陋愚實有志於斯願學焉或曰
子性命之學及文與詩孰師我生死一言曰終
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今竟絕筆筆言語之文

養自得之學誓以正天下淵然無思一以誠之
天者定人者正我心始閒閒然若夫大宋中
興頌鏡歌鼓吹曲等作一付之天下文人騷客
矣得彼爲之即我爲之也故跋其意敍之於後
時年四十一

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朔三山鄭思肖億
翁後序

大愈不能名其名也。誓欲絕言，不得遽絕於言。其終古不可泯滅之天乎？故吐不盡意，薦爲之

後序。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望三山鄭思肖億

翁後序

總後序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計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母乃僭乎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定綱常也不如是公論卒不定亦不得當史之名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變心疾骨寒力未昭於事功筆未斷其忠逆所謂詩所謂文實國事世事家事

身事心事繫焉。大事未定，兵革方殷，凡聞語正
大事，必疾走而去，不肯終聽，畏禍相及。况此書
耶？則其存不存，誠非可計。紙上語，可廢壞。心中
誓，不可磨滅。若副若斬，若確若鋸等事，數嘗熟
思冥想，至苦至痛。庸試此心，卒不能以毫髮紊
我一定不易之天。孰知心之所以為心者，萬萬
乎生死禍福，亦莫能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
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
史且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大於天地，亦不

能違乎此心。既秉誓不變，決當有成。必然之理
我斷斷為。大宋辨中興事，即所以報我父
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敬瀝血為語，發明心
史之義，薦序於後。云維

大宋德祐辛巳歲季冬十有八日，三山鄭思肖
億翁後序

七言律一首

一誠盟檄死彌堅，終了娑婆未了緣。
心救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
劫前春壽羣生命，空

外風持萬古天。我大願王行至化。無窮無盡溥
無邊。

自跋

德祐八年壬午冬。手定心史。畢贅以五十六字。
寫不盡懷。誓誓其誓。與國家罔極。與父母
罔極。與日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
其不變。無窮其無窮。一之以為斯世斯民之心。
縱有慘烈於雷霆。剛斬確鋸者。千焉。萬焉。萬萬
焉。復萬萬萬萬焉。自反而縮。吾其往矣。求仁而
得仁。又將焉之乎。聞吾怪語。莫不笑之。罵之。厭
之。避之。欲訐我之所作者。亦有之。稍知理之士。

衣冠是言語是心事是。察其所行。或流於不是。則是者亦不是矣。我此書示之誰耶。世間萬事。一一皆幻妄。作此書傳之奚以然。尊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又俾之知。大宋之天。巍巍乎。浩浩乎。發育萬物。周流無窮。實非心之可測。非數之可盡也。故嘗有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者。此也。則此書不可不傳。欲藏於土。又未能。我死恐有日矣。已囑末氏。死當卷此書納。

於棺中。以我還我。敢又立誓曰。合於天理。益於世教。我願我書終不可壞。垂化無窮。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願我書速歸於壞。勿誤將來。又我若妄語不行。父母教不辦。大宋事。則此書亦當與骨肉火化俱灰。天地鬼神當誅之。昭其罪。如我不妄語行。父母教辦。大宋事。此書雖曰紙也。當如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違。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水不能溼。火不能然。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斲。萬萬無能壞之者。吾不

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可語者非不可語者亦非所謂紙字語法誓誠人鬼神天心理性以至曷壞曷不壞俱了無其以也我欲必明其故竟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議窮心心斷豁然無疑天下歸仁其如是乎維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壬午歲冬至日三山所南鄭思肖億翁自跋

盟言

思肖已舍此身爲

大宗討賊開中興之大業也久矣惟累年窮心謀度無長策自奮實恥有生遂誓自爲去就計生莫爲之死則爲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棄於死而竟已然我素以獨爲天心史奚託又意緒荒迫不暇別書淨本敬以藁本鐵函重匱沉之古吳古井中大事未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不肯耀誑世盜名之空辭坐欺

君欺人父之實罪。大事成。心史出。願舉天下
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歸。則我始終無遺
憾矣。雖然亦不得已也。人心本善。又何庸化之
而後明耶。蓋其天一也。今強執我之誠。盟我於
不變之天焉爾。

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癸未歲
三月二十六日庚辰。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億
翁敬盟。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
默我呪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
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
無邊身爲大醫王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網
常終於究竟我違我誓我當殛我滅爲微塵聞
聞聞聞娑婆訶

附錄

南村輟耕錄

元陶宗儀

鄭所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
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闕上疏
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
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
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
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
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畫墨

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之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愛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圖繪寶鑑所載本此

遂昌雜錄

鄭元祐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朋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踈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憤懣云

吳人好事者爲版刊其所謂錦箋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明吳上寬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甌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叩闕上太皇太后

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億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一人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

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

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田亦舍。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

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竒澀如瘦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

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

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思肖母樓氏宋侍從鑰之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受

業於飲馬橋南寶林尼寺

鄭所南宅在樂橋東條坊卷王賓詩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淚答國亡何用戀家為載志中第宅部

題所南先生畫蘭

文徵明

江南落日艸離離卉物寧知故國移却有馨香滿幽谷居然不受北風吹是詩甫田集中不載見徐興公閩畫記畫

記載所南先生詩事本於陶鄭略無異辭茲不
更錄其附載文錄事肇祀嘗自寫墨蘭題詩云
幽蘭空谷萬千叢何似新裁小盎中一蕊二花
三四葉分明一幅所南翁興公云所南久客吳
中畫家多宗之

虎丘山志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當宋季過虎丘歎曰吾
生晚不及見古尊宿負荷法門如松源岳輩也
味其語豈直為虎丘設哉嘗曰國亡矣吾何有
家也終身念宋室未嘗向北與人畫蘭不畫土
根問其故云為番人猶有不知耶

山谷集詩見高山翁清集

鄭所南宿虎丘寺詩到晚歸不去因而此宿休
雪深千古寺月冷一天秋崖裂池如束天虛塔
欲浮最宜初日上高處見煙收

白石樵真橐

書趙子昂不如鄭億翁龔聖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

陳繼儒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攪為醍醐
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
采高古駿發但輸鄭億翁與龔聖與耳億翁名
思肖聖與名開億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宏詞科

宋社既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
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
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
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
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
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
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
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曰地爲
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與嘗與陸秀夫同居

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徃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
客候問至立沮如中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
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駿霧鬣豪軒蘭
筋備盡諸態一持出入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
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予嘗見鄭億
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
無小人其卷不能徑二尺而龔之畫馬所謂風
駿霧鬣者已不得復遇矣億翁有謬餘集一卷
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聖與議論奇

八
見
傳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
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艸艸數
筆蘭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